

少年  
模範

# 新智囊

下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92108

叔蘋公獎學金圖書館

筆字第 60 號

新智囊卷之十

經務

昔周公制作。號稱多才。六官所載。事無鉅細。莫不經理有方。十年出而不能辦一事。經事之謂何矣。夫能者身逸而功倍。勞而功半。蓋才地之相懸。洵未可同日語也。故亦有其人。一事之智。並從節錄。是猶集腋采葑之意云。

宋祥符中。禁中火。時丁謂營復宮室。患取土遠。謂乃命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壑。乃決汴水入壑中。引諸道竹木箴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壑中入。至公門事畢。卻以拆燬瓦礫灰壤。入於壑中。復為街衢。省費以億萬計。

大凡經營之始。務須通體籌畫。方免臨事周章。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備焉。鑿衢而取土近便。一也。曳壑而庀材易達。二也。事竣而朽壤洗滌。卽以實壑。不煩更事徵發。而復成街衢。三也。三者既得。費不

元和宋宗元

李金馨 字第 88

224500

期省而自省矣。具此區畫。晉公才自不凡。

宋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內降設醮。需紅桌子三百隻。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桌相類者三百。淨洗糊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如期而備。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立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不拘竹簾蘆簾。實以脂繩而縛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

輦下徵發。本無期會。承辦正費周章。况中官有意窘之乎。乃一日之內。俄頃之間。而醮桌烈炬。應之裕如。由其經理有法也。趙尹洵不易才。

宋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丁。以錢鏹分俵。關廂店鋪。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倍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宋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七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惟瓦不及。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錄。於是瓦不可勝用。

猝辦之事。每每令人棘手。要在任事者出自心裁。因事制宜。庶可剋期取辦。若膠柱鼓瑟。則跬步不可行矣。臨安令之造殿。辛幼安之建樓。與夫趙從善之猝辦紅桌火炬。皆有得乎裁制妙用於以成務無難矣。

明正統時。邊事甚急。工部移文巡撫周忱。索造盔甲腰刀數百萬。其盛俱要水磨。公取所積餘米。依數造成。且計水磨明盛。非歲不可。暫令擺錫旬日而辦。

事關軍需。較諸尋常興作尤重。公則取諸羨餘。依數立辦。具見平日撙節物力。未雨綢繆。至計至以擺錫易水磨。既不至於愆期。而外觀有耀。亦可藉壯軍容。此尤其善於變通處。

正統中。綵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勅江南上供甚急。時巡撫周忱以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俟歸市皮還庫。以新易舊。兩得便利。王振欣然從之。

新舊互易。一轉移閒而兩得其便。唯其胸有成算。所以處之裕如。宜乎王振之欣然樂從也。

明汪應軫守泗洲。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或問其故。軫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卽駕果至。費旦夕可貸而集。

今駕來未有期。歷倉卒措辦。科派四出。胥吏爲奸。儻費集而駕不果至。則柰何。他邑用執炬而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榆柳閒。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州。

明武宗時。中涓用事。車駕所至。每多騷擾之憂。汪公以謫官典州。而能從容靜鎮。不爲倉猝所搖。卒之事集而民不以爲病。洵經世之能臣也。觀其自言曰。吾與士民素相信。則知其平日惠澤之及人者深矣。

明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度基已就。獨民房一楹錯入。未得方圓。三人鬻酒腐。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厚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先營三面可也。工旣興。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值。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豆。充物屋中。缸仗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書券以獻。公以他房相近者易焉。房稍寬。其人大悅。不日遷去。

旣具深心。亦昭大度。仍是以財相市。而獨能以惠相孚。淺急者當此未有不僨事者矣。按王弇州書

公墓誌云。公初爲尙書。一日大設宴。家人疑其有上客也。至暮召衆僕至。令就食。手卮酒囑之曰。吾以書生受朝廷厚恩。列官尙書。若曹從吾久。今與若曹約。每日自晨至昏。應門洒掃外。皆若曹食息時也。若干與公事。倚勢爲暴者。有如此酒。觀此可知公蓋素性斂抑。曾無明世豪紳氣習者。願肯以廣己宅而強買隣人地乎。

明陶魯爲廣東新會縣丞。時都御史韓公雍。下令索犒軍牛百頭。限三日具。公令出如山。羣寮皆不敢應。魯踰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責其妄。魯曰。不以相累。乃榜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卽與五十金。明日牛爭集。魯選取百頭肥健者。平價語之曰。此韓公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檄魯隸麾下。任以兵政。其破藤峽。多賴其力。累遷至方伯。

一縣丞耳。而逾列以任人所難任之事。由其胸有經緯。欲借是以脫穎也。論者謂此本商鞅徙木立信之術。兼趙清獻增價平糴之智。洵然。

魏曹冲。字倉舒。自幼聰慧。孫權嘗致巨象於曹公。公欲知其輕重。以訪羣下。莫能得策。冲曰。置于一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一較可知矣。冲

時僅五六歲。公大奇之。

稱物比較經重。自可立剖。冲以毀齒之年。而能見事如此。三國多才。皆當遜其夙慧。

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爲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旁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汴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卽車出澳。中水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爲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蘇郡葑門外有滅渡橋。相傳水勢甚急。工屢不就。有人獻策。度地於田中築基。建之旣成。下濬爲河。導水繇橋下行。而後塞其故流。人遂通行。故曰滅渡。此橋巨麗堅久。俗云魯班現身也。

水次工作。而於陸地設施。其說似創。而一則舟腐而復新。一則橋成而不圯。備見匠心之巧。

明嘉靖時倭夷發難。郎士諸路援兵至。吳總臣計犒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江。撫臣屬推官吳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置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



掠卽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受酋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其在松禦倭。歷有奇績。寇勢逼甚。士女趨保于城者萬計。或議閉關拒之。吳悉縱入。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聚。壅污蒸而爲疫。乃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以出。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乃盡撤屯戍。第以強弩數十。掘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曰。今雨水淖淖。彼安能登。果無恙。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茅爲蓋。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不前。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衆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固向所識也。賊知有備。北走。因建議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至平望。阻水不得進。我兵尾而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無算。

倭夷不靖。而遠徵郎士以自衛。此封疆大吏之失計也。時來一節推耳。當客兵騷擾之時。而部署彈壓。動合機宜。至賊寇憑城。尤屬危急倉皇之會。而獨處以鎮靜。奠厥民居。俾得貯蓄有資。疾厲不作。列柵修城。尅期而辦。卒能扞圍殲敵。以全一城之命。觀其種種設施。劉宋之臧質。蕭梁之羊侃。庶幾

彷彿。

晉王丞相茂宏善於國事。初渡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丞相與朝賢共製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遂湧貴。乃令主者賣之。每端至一金。

練布單衣。想見茂宏高致。而歛重歛輕之術。已隱寓於其間。卽小徵大藉以紓國用而拯匱乏。時人每比之管夷吾。良不爽也。

晉謝安鄉人有罷官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唯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一中者握之。士庶競市。價遂數倍。

此與王丞相之練布同意。乃茂宏以之裕國庫。安石以之濟所親。其用有公私之異。斯仁風所扇。亦有廣狹之殊。

宋起居舍人毋湜。至和中。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貨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爲之擾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文彥博曰：如此是愈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出練帛以納鐵錢。而市中之訛言自息。無事令行禁止也。潞公一生總以靜鎮爲表率。卽此可概其餘。

南宋時。京下忽闕見錢。市間頗皇皇。忽一日秦相檜呼一鑄工櫛髮。以五十當二錢犒之。諭曰。此錢數日有旨不使。可早用也。鑄工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見錢頓出。又都下貨壅。乏見錕。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卽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紹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錕不用。約翌午畢事。縣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之。盡出宿錕。市金粟物價大昂。錕溢於市。旣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作用亦不減於潞公。然潞公以誠喻民。檜以詐愚民。誠與詐之分。君子小人之所由辨乎。而救時之略。自不可沒。

唐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迓使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米價之騰貴。由於富戶之閉糶。抑令賤糶。必不免於滋擾。州主下車之始。觀聽叢集。以一言而競發所藏。足覘令狐公經濟。

歲儉而抑勒賤糶。此立窮之道也。須知一方偏災。鄰省州縣未必盡屬荒歉。全賴商賈販運以資接濟。價值太賤。商賈必裹足不前。而境中稍有蓋藏者。亦顆粒不肯糶賣矣。語云價高招遠客。惟不夏夏於抑勒。則商賈自集。而囤積之家。亦必乘時出糶。米多則價減。民自無艱食之虞。父母斯民者。所貴洞悉世務也。

明州縣辦解倭馬。馬販自外來。先所經處。攔截買足。然後放過。馬頭枉受責比。價益騰踴。求速反遲。陳霽嚴知開州。故緩其事。待馬販到齊。方出示看馬。先一日喚馬頭面問之。云各縣倭馬已行。汝知之乎。咸叩頭應曰。知之。又密諭曰。我心甚忙。明日看馬。只做不忙。汝輩宜知之。又叩頭感激而去。明日各馬販隨馬頭帶馬。馬高者反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寧低一寸。我有稟帖到太僕寺。只說是孳生駒耳。衆稟再遲三日。至臨濮會上。買易得許之。不責一人而去。各馬販氣索。爭願賤賣。兩日而辦。在他屬刻期爭市。騰價至四五十金。惟開州無過二。

## 十餘金者。

善爲市者。急而以緩示之。解馬既有定額。各縣又復先行急之。則各馬販得操我之急。以要我。緩之。則我反得操其所難。而貶價售矣。此亦駕馭商販之一道也。辦公者不可不知。

唐劉晏爲轉運使時。兵火之餘。百費倚辦。嘗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可達。使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入賤出貴。國家獲利。使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

制利權於掌握。使民不加賦。而國用自充。晏之有造於唐室大矣。而議者動以言利黜之何耶。

### 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胥吏工匠皆有贏餘。

晏之在唐。爲興利之能臣。豈肯妄糜國帑者。蓋國家興一役。則吏胥工匠無不仰給於中。費需五百。而給以千。庶此五百緡之工程。絲毫皆歸實用。而趨事赴工。靡不同心協力。大易所謂。說以勞民。民忘其勞也。忘其勞。而一勞乃可永逸。下無奔命之重煩。上無虛糜於再舉。其效有昭然不爽者。若沾沾焉。錙銖是較。需五百而僅以五百給之。不留餘地以予人。吏胥匠役。斷不能枵腹從事。將見無弊之不生。卽奚翅導之爲奸。而况任其事者。動以節省爲功。甚且費需千而至欲以五百集其事。旣鹵

莽以使之亦鹵莽而應之。規目前之計而不爲久遠之圖。苟且塞責。其工必不堅。其圮可立待。至圮而復修。勞民傷財。費益不貲。是欲省而反糜耳。昔有兩幹僕。並奉主命。各監置一屋。規制悉同。而工費迥異。主因賞其省者。而罰費者。不數年間。受賞者之所置。已再葺。統計前後工價。反倍於受罰者。而受罰者屋尙屹然完固。茲細事也。可以喻大。

人之吝於財者。誠欲專其利耳。殊不知能公天下之利。以理其財。斯能有天下之財。而享其利。故太史公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釋者謂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知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是故吝財者。莫保其財。專利者。偏亡其利。劉晏權利之臣也。尙能留有餘以規後效。彼徒以朘剝爲務者。寧足與有爲乎。善乎大蘇有言。天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儉之小人。洵千古不磨之篤論哉。

晉陶侃在荊州時。敕監船官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始莫解其意。後大會。值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

竹頭木屑皆適於用。惟士行精神足以貫注。乃覺天下曾無廢物。彼以細故爲弗屑者。適見本領之不濟。而衆材之棄者不少矣。其於用人亦然。

明景藩役興。王舟涉淮。錦纜而牽者五萬人。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范檣略不儲待。漕撫大憂之。召與語。檣謾曰。明公在何慮。漕撫怫然曰。乃欲委罪於老夫耶。檣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檣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入閘。在此守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彼利得僦直趨役。必喜。但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塗之便。資給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其數具矣。都御史稱服。歎曰。吾不能及也。

庶民有往役之義。然豫爲括夫。則守候動淹時日。小民亦已憊矣。檣惟先有成算於胸。故能不事徵發。而剋期立辦。既不病民。又不悞役。洵是幹才。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圯。僅築三小城。將遭李罕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始至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

一勝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撫綏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爲坐作進退之法。又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卽時擒捕。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爲富庶。每縣除令簿主之民。力耕織蠶麥。善者至其家。召老幼親加慰勞。賜以酒食茶綵。遺之布衫裙袴。見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衆決責之。訴以關牛。則召責其鄰伍。曰。此少牛如何不助。由是民盡以耕桑爲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饑。全在淹四十餘年。招懷理葺。復爲強藩。

張全義于唐之季。屈跡朱梁。澳泐含垢。其人瑣瑣不足道。歐陽五代史於其本傳從略。蓋鄙之也。而其治洛之績。詳在張文定縉紳舊聞者。若此。宜乎廟食之。奔世不替矣。後之君子。地處創痍之餘。師其意而行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宋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米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



輸租者深以爲苦。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太宗大喜。因識其名。由是大用。

米濕而不聽其輸租。其困在民。貯諸倉而不卽支發。勢必涸瀾而不可食。其累在官。納其租而爲之。奏請先支。則民不困。而官亦無所累矣。於此可見小人之尤者。必非無才。

---

新智囊 卷之十 經務

# 新智囊卷之十一

元和宋宗元著

## 諷諭

苦口者良藥也。逆耳者忠言也。顧或戇或激。直且賈禍。豈盡聽者之過哉。夫納約者牖其明。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士亦有諍友。其用廣而其揆一也。罕譬者曲爲喻。於易取諸巽。於詩取諸風。集進言之前事。有足徵者。書爲世鑑。

陳惠公大城。因起淩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主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

夫子論五諫。而曰我從其諷諫乎。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諫之最善者也。未有不戮一人。句似非聖人語氣。然觀此可以喻知道矣。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王曰。悍人耳。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人未有不好名者。以明君桀紂相形。潛奪其憤怒之氣。而顯予以樂受之名。雖有悍辟。爲之意消矣。此莊子內篇所云。因人之所感。而容與其心也。後世君明臣直之說。亦是此意。

秦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使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時。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勞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固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而止。

始皇剛愎自用。固難批其逆鱗。而二世昏暗。尤未易理喻。不逆其意。而使之自覺其不可。所謂巽而善入也。俳優中有此大奇。

楚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林。陷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大夫禮棺槨葬之。左右爭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

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梗楓椽樟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墻。老弱負士。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桐櫪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以馬屬太官。毋令天下人聞也。

此與晏子諫殺馬事略同。而語意更饒譎趣。昔人謂淡不可以救濃。唯爲之窮到濃之極處。則其意自淡矣。詎謂優伶中無解人哉。

齊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我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圉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人主之勢。非特萬鈞也。盛怒之下。逆鱗難犯。况圉人固不能無罪。特不至死耳。歷數其罪。而失刑之

愆隱然見於言外。宜景公之改容易慮也。晏子誠善於畜君者矣。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公大怒。縛置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肢解人不知從何處始。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此與數圉人之罪同一誅法。皆假將順之術。以濟其匡救之權。正善於匡救者也。晏子長於譎諫。其卒以君顯宜哉。

齊景公煩於刑時。有鬻踊者。踊。刑者所用。公問晏子曰。子之居近市。知孰貴賤。對曰。踊貴。屨賤。於是爲之省刑。

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計多寡。市價貴賤。一肆長之職。而以問於相。景公於是乎失問矣。乃卽因此而陰諷。以尙德緩刑之旨。傳稱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楚莊王卽位。日夜爲樂。不聽政者三年。令國中曰。敢諫者死。伍舉入見。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頭有進。隱有鳥。在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蜚。一蜚冲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遂罷淫。

樂聽政。楚因以霸。

以隱語爲諫。大奇。後淳于髡諫齊威王。並用此語。而齊亦治。然亦唯遇英明之主。故進隱易入耳。

唐德宗時。或告郃國大長公主淫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蕭妃離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邪。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寃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知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寃。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宗代常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太宗

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旣知肅宗性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復。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并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寃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向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且曉卿意。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泣曰。非卿切言。朕今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乞骸骨。

剴切詳明。足令聽者驚魂動魄。卒以感動君心。奠安儲位。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按鄴侯在唐。歷事



三宗彌縫匡救。周旋父子骨肉間者。不啻再三。世多以比漢張子房。吾以爲鄴侯所處。較子房爲倍難。蓋子房之所遇者。豁達大度之賢君。而鄴侯所植者。猜疑不振之中主也。

廢立之際。人所難言。爭之不力。不能回其意。爭之過力。又或激其怒。從來骨肉危疑之日。其緘默以保祿位者。固不足道。卽有一二敢言之臣。而徒以訐直取禍。卒無益於儲位。庸愈於緘默者乎。觀鄴侯當德宗盛怒之下。懇款盡言。一以至誠感動。尤妙在卽引建寧近事。以爲殷鑒。因其所明者。反覆開諭。而德宗之意已回矣。允可爲大臣進言之法。

吳大帝孫權。嘗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爲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諸葛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顛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幼。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辜負大恩。自陷罪戾。臣糾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

現身說法。而隱然動其故舊之思。故能不煩言而自解。按吳志稱諸葛瑾與孫權談說諫諭。未嘗切諤。微見風彩。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卽此

可以概其生平。

宋熙寧四年。右諫議大夫呂誨。以疾表球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藥乖方。浸成風痺。遂艱行步。非只憚蹶蹙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蓋以身喻朝政也。

語云上醫醫國。國之有相。猶人之有醫也。人本無病。而醫者誤以藥投之。國本治安。而妄人以多事壞之。鮮不殆矣。神宗之世。中外晏安。正當優游休養之時。迨安石相。而新法紛如。此南榮騷（楚弟子莊子庚桑楚詳之）所言。人猶未病。譬猶飲藥以加病也。按宋史。王安石初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獨上疏曰。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可與表語互相發明。至是託之於病。以引其端。其言曲而中。其義微而彰。而其驗亦著。見於十數年之後。如公者。誠所謂退不忘君者乎。

唐武后一日召狄仁傑。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曰。雙陸不勝。蓋謂無子。天其徹陛下乎。后感悟。卽日迎還廬陵王。

因夢以進諫。其心之不忘君可知。當武后時。唐祚之亡者如線矣。梁公以孤立老臣。委蛇於二張。

諸武之間。卒能彌縫。匡救。成李氏再造之助。中宗復辟。推仁傑爲首功。觀此可以概見。

唐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尙在遠。臣之庸敢相近。

此與戰國左師之諫趙后一例。乃一則計以長久而破其溺愛之私。一則觸以至情而動其母子之愛。現身設法。保護皇儲。當不在狄梁公下。

賈詡事曹操時。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操嘗欲廢丕立植。一日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答何也。對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不位遂定。

父子之際。人所難言。以操之奸雄。立嫡以長之說。豈不知之。而頓思廢立。則其溺愛之私。難以理奪矣。然操能不顧名理。不能不懼後禍。袁劉之事。乃其生平所目擊而嗤笑者。今日肯自我其蹈之乎。不再計而割愛正嫡。操非能順乎理也。惕於讎也。知懼讎自順乎理矣。事有反言之而曲當者。此之謂也。詡於當塗謀士中。最稱多智。卽此見其立言之妙。

唐文德皇后旣葬。太宗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目

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陛下爲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之毀觀。

孝衰於妻。子大孝之終身慕父母者罕矣。太宗聞獻陵昭陵之語，而爲之毀觀，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而徵之善於諷諫，此可概推。明天順復辟一（闕疑待考）石亨新居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妄如此？上始疑亨，此事跡涉傾陷，然亨等貪奪門功，恃寵恣行，馴致亂階，未易以卒除也。吳瑾所對，與魏徵獻陵之語，同一口氣，而僭妄一語，遂爲石亨讞詞定案，真覺字挾風霜，其作用與王文正去丁崖州等明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有感，命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甚矣詩之能感人也。五言一絕，當作二十字章奏讀，蓋當時高煦萌奪嫡之謀，兩宮猜忌漸成，縉借此進諷，卒全文皇父子之親，此等應制詩，乃非無所爲而作者。楊龜山謂詩尙譎諫，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旨哉。

唐莊宗好獵，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出將殺之。伶人鏡新磨知不

可。乃率諸伶。追令前責之曰。汝爲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悟。笑而釋之。

絕奇罪案。絕好諫書。

唐蘇世長。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邪。對曰。臣爲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

諫獵而引太康洛納之遊。疑過於許。卻得於臣。爲狂於陛下。爲忠二語。私計國計。分晰甚明。言籍而味長。與谷那律諫獵語正同。而此較竦切。

唐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語近唐突。似非對颺之體。然當馳騁佚樂時。非得此奇雋之語。豈足以動主聽。而不失爲異語之釋耶。

唐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

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俱戰死。獨京杲至今日尙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惻然。乃左遷京杲。

有功之家。猶蒙十世之宥。夫豈無邪。辟賴前哲以免也。李君真得忠厚報功大義。而微言婉諷。能令上爲惻然。更見苦心。

唐裴度爲相時。敬宗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苦艱難以來。宮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唐肅代時。有議遷都洛邑者。賴郭子儀之諫而止。至敬宗朝。中外粗安。然多難以來。杼軸尙空。宮闕頽敗。未易修整。無論驛騷矣。度切實敷陳。而僅請假以歲月。無煩斷朝。切諫而成命。遂寢。具得輔臣獻納之體。

唐穆宗見柳公權書蹟。愛之。問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帝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因事納誨。古大臣格心之道類然。

唐貞觀中。王珪多所規切。一自進見。有美人侍側。帝指謂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能不亡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耶。非耶。帝曰。朕已明言之。乃問朕是非何也。曰。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姬仍在側。竊謂陛下以爲是耳。帝默然。責人則明。恕己則昏。以太宗之賢。而猶不免。此珪因其問而折之。正因其明以導之也。

蜀漢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生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

先主初定巴蜀。武侯爲政。承劉焉父子積玩之餘。濟之以猛。權時變也。然至以釀具爲人罪。殊非修省之道。簡雍以諠語出之。不覺令人失笑。而釀具之禁。其失顯然矣。殆滑稽之流與。

南唐昇元初。近甸亢旱。一日宴於北苑。烈祖謂侍臣曰。畿甸雨。都城不雨。何也。得毋獄市之間。違天意與。時關司權稅甚刻。商人苦之。樂工申漸高。因乘詭諧。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卽下令除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

足。

一言而動主聽。回天意。非詼諧不爲功。此種諫法。皆祖晏子之譎諫。而以俳語出之。則其言尤易入也。按漸高雖以音律事烈祖。然當烈祖受禪。疑吳舊將周本。恐其難制。因宴便殿。引煬賜本。本疑之。旁取一卮。均酒之半。跪進。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漸高舞袖升殿。并飲趨出。遂以是夕卒。則其忠愛之誠。有過人者。固非徒滑稽之尤也。

明正德中。秦藩請益封陝之邊地。朱寧江彬輩。皆受賂許之。上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冕私念草制恐爲後虞。否則忤上意。俱引疾獨梁。儲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必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請畀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毋與事。遂寢。

詞嚴義正。利害判然。卽草制爲諫書妙裁。獨有千古。彼恐爲後虞者。終是本領不濟耳。具此大識力。大手筆。縱事不寢。亦當有善其後者矣。



魏文帝問蘇則曰。前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否。則曰。若陛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不貴異物。古先哲王之明訓也。而楛矢之貢。越裳之獻。有不期其致而自致者。德有以招徠之耳。市珠西域。魏文特以珠爲足貴。故不惜求之耳。直謂求而得者爲不足貴。自覺索然意解。不必陳說古。今爲金鑑矣。其有得於納約自牖之義乎。

元脫脫當國。有神童來謁。自言能詩。脫脫令賦擔詩。卽成絕句云。分得兩頭輕與重。世間何事不擔當。蓋諷之也。

脫脫當國之時。何時也。元政不綱。土寇蠡起。身秉國鈞。責任綦重。苟非有定力以維持之。鮮不至債乃事者。史稱脫脫輕貨財。遠聲色。禮賢好士。恪守臣節。有古良相風。而惑於羣小。急於私怨。卒至督師南征。功在垂成。爲哈麻所譖。身死淮安。而國亦隨以覆亡。蓋由其平日未能權於輕重之宜。故不能擔荷大任也。神童擔詩。與具茨小童牧馬之對何異。其善於規諷者乎。惜乎其忽而不悟也。竊聞論者謂諫之有諷善矣。然則古大臣之蹇諤自將。直言盡忠者。顧不足爲訓耶。余謂不然。夫所重諷者。若堯舜之時。都兪吁咈有之乎。無也。三代之盛。謨命訓誥有之乎。無也。夫上有明聖之君。下

有直方之佐。道德合而心術同。舉錯當而刑罰中。卽偶有待匡弼。一指陳而無不順應矣。而奚事於諷諷者。諫之不得已而出於此者也。且其所謂諷。必爲旁引曲諭。甚或巧言詭論。多類於俳優滑稽之流。豈大臣垂紳論道。以殿陛之尊嚴。天威之赫濯。而勳以諷進。幾何而不爲諧劇之場乎。然則纂之者何。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倘令進諫者。知各因勢利導。何莫非挽旋補救之一助。夫子之取諷。諫當亦因春秋時勢而設。詎教人概以施於明盛之世也。矧諍子之於父。諍友之於士。亦皆可類推。以神其用也哉。

# 新智囊卷之十二

元和宋宗元著

## 說辭

士掉三寸舌。強於百萬師。固非辭不爲功。而或者概以騁辯少之何歟。夫言語之科。聖門所貴。專對之才。智者其難。正笏而決大議。奉圭而修鄰好。茹吐之間。榮辱隨之矣。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懌矣。辭之洽矣。民之莫矣。蓋辭之不可已也。如是。

吳徵會於諸侯。衛侯後至。吳人燔衛侯之舍。子貢說太宰嚭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侯。是墮黨而崇仇也。嚭說乃舍衛君。

黃池之會。爭長中夏。夫差侈然有霸諸侯之心焉。衛後至而燔其舍。以討貳也。說之以墮黨崇仇。不特能動宰嚭之聽。千古來兩國相交時。衆人心事。事機成敗四字中。實已包括盡淨。語奇字警。他人

紛紛爭論。從未嘗出此窠臼。卻說來總不能如此明白了。當聖門言語之科。首推端木有以哉。

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請行。遂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令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子貢南見吳王曰。臣聞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

魯與吳爭強。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而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見越王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怠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骨髓。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國敵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也。今王誠發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興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今共攻

之。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子貢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賴大王之賜。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於吳。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且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奉藏器甲二千。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充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遂發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吳與齊將戰。彼戰不勝。越亂之必矣。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戰於艾陵。大破齊師。果以兵臨晉。與晉遇黃池之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發兵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涉。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破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

按此事純用詐以行其說。直一傾軋之士所爲。與掉闔縱橫家何異。子貢聖門高弟。決不出此。當是

戰國說士僞託太史公好奇遂以摠入傳耳東坡謂予觀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茅鹿門亦謂子貢救魯事必當時傾謀之士爲之非其故也而本末多奇策可觀今事之眞僞亦不必深辨而其立言之妙批郢導紱揣摩曲中正如庖丁解牛恢恢遊刃固可謂善爲說辭者矣因記而并論之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歸使人索六城於趙講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緩計之緩辭曰此非臣所知也王曰雖然試言之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自殺於房中者十六人其母聞之不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文伯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是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者厚我何哀爲故從母言之爲賢母從婦言之必不免於妒婦也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

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得割矣。子能必秦之不復攻我乎？對曰：此非臣所敢任也。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後也。此非臣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此自盡之術也。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從樓緩之說，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且秦虎狼之國也，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



樓緩聞之入見王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秦趙構難。天下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必在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虞卿聞之。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樓緩聞之。逃去。秦之所以能并六國者。不獨特其兵甲之雄。亦往往放其遊客於諸侯。而爲之反間。以資其力。所不及。如張儀之於楚。懷王是也。樓緩之說趙。無異張儀之誑楚。微虞卿。則此六城者。幾何不折而入。秦矣。究之以地與秦。何殊以肉委虎。何世主之不察也。細繹其言。畢竟理勝於辭。

六國之亡。非秦之能亡之。六國自亡之也。當戰國時。六國非小弱也。秦雖強。其力猶足以相支。苟內修政事。外連鄰好。彼秦者。安能狡焉思逞耶。乃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聽遊士之浮言。而甘心自削。以奉秦。剝肉補瘡。而其瘡乃愈劇也。亦愚之甚矣。獨不思我之地有限。而秦之欲無厭。以有限之

地供無厭之求。勢不至盡折而入於秦不止。故六國所以致亡之道非一。而其最甚者。無如割地之議。虞卿坐而地盡一語。可謂切中其病。惜乎不終於趙。而以窮愁著書終也。殆亦早見及此歟。嗚呼。

於六國之士。吾必以虞卿爲巨擘焉。

契丹乘宋有西夏之憂。遣使來言關南之地。

地是石晉所割。後周世宗所取。

富弼奉使往見

契丹主曰。兩朝相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何以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今本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幸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

南地。詭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弼還報帝。許增幣。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幣。詞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契丹主知不可奪。自遣人來議。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

使臣立言。亢則易啓。憂端卑則自傷國體。矧宋當日者。西陲不靖。詎可復挑北敵。富公所處極難。觀其應對之間。不亢不卑。有卓然不拔之概。而無溢美遷合之失。可謂不辱君命者矣。

唐段太尉秀實。爲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仲子晞爲尙書。領行營節度。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汾陽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請署都虞侯。旣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復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尙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尙書出聽吾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勦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敗竄名軍籍中。苛殺害人。如是不止。幾何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

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還散。大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具。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甌。

對軍士則稱尙書副元帥以懾其奸。見郭晞則稱副元帥以開其蔽。大聲疾呼。探龍領而得珠。入虎穴而取子。剛正之氣。磅礴四塞矣。至其始則藉諧語以入軍門。繼則託疾而留宿。好整以暇。皆所以奪凶暴之氣。而隱示以屹然難犯之形。與昌黎之宣慰成德軍。後先輝映。豈不偉哉。

唐長慶二年。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韓愈宣慰其軍。時庭湊不解深州之圍。愈至境。庭湊拔刃弦弓以迎之。言曰。所以紛紛者。皆此曹所爲。非庭湊心也。愈厲聲曰。天子以尙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尙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順逆之爲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其子孫尙有在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

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耳。尙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當卽出之。因與宴禮而歸。

辭嚴義正。有泰山巖巖氣象。而喫緊處。只在汝曹尙能記先太師一句。爲之追溯舊勳。曲相開導。不詭不隨。何頑不化哉。按唐鑑。僖宗時。黃巢反。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留後王敬武已受巢官爵。王鐸遣判官張濬至軍。敬武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旣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舍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師。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卽發兵從濬而西。此與昌黎之諭成德軍相似。因附錄於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遣司馬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次。韓最居上。未聞以此爲怒。今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

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於是便還。但相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卽拜受。

說來入情入理。關壯繆縱然護前。不得不心折而退聽矣。

宋李綱欲用張所。然所嘗論宰相黃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歎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得罪。第今日勢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

伯紀當國步艱難之時。需才孔急。而潛善爲上所信任。若顯示異同。勢必從中掣肘。善爲說辭。使之欣然樂就。其言愈婉。而其用心益苦矣。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好祝詛。於是考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尙不多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妄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爲也。

入宮見嫉。此執扇之悲所由來也。乃謠詠之傷。至誣以祝詛危矣。引對何等正當。心跡不辨而自明。千古女師。匪茲誰屬。鬼神有知。四語。世之崇信鬼物者。當書之座右。

唐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武氏臨朝。大開告密之門。來俊臣周興輩。煅鍊周內。不恤民命。唯有功治獄平允。所全活甚多。引對二語。歌動其惻隱之心。亦自見忠愛之意。藹然仁者之言也。



# 新智囊卷之十三

元和宗元元著

## 控馭

馬之力大於人。乃人執策而臨之。進退惟命不敢執拗者。六轡在手也。惟人亦然。馭之得其策。則韁以戎索。遠人可以羈縻。入我牢籠。姦宄隨所操縱。雖有泛駕之材。不嚙之性。無難鞭箠使之矣。詩曰。抑罄控忌。抑縱送忌。蓋不獨善駕馬者惟王良造父爲然也。

宋真宗時。曹克明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檢。蠻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傳之。創立愈。克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遂以箭刺蠻股。傳以藥。蠻立死。羣蠻慚懼而去。

未達不敢嘗。聖有明訓。况新附之蠻。其心叵測乎。藥由蠻獻。而卽以蠻驗藥。則蠻之詐僞立見。而不敢復施其詭計矣。此爲控制苗蠻設也。若羊叔子之於陸抗。饋問互通。而坦懷相與。又不可同年而

論。

宋時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食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晝閉。謝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譁者。

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蠻使而待以客禮。殊不免有褻國體。宜譯者之藉其勢以肆騷擾也。先召其譯而惕以法。復緹其使而示之以威。遂令纖絲毫無犯。一境安然。希亮才略。加人一等矣。

外藩恣橫。大抵皆由內地奸人導之。乃至銜命職貢。而亦肆行橫暴無忌。甚矣寬之則隕中國之威。治之又失柔遠之義。先得其要領而制之。使不敢發。然後威可得而行。恩亦可得而示矣。

宋熙寧中。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禮。時蘇軾通判杭州。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

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

外藩不奉正朔。不恭孰甚焉。易書而後受。所以定名分也。至嚴飭押伴者。以罵馭遠夷。與希亮同是一法。

明武宗南巡。中使絡繹於道。恣索無厭。汪公應軫知泗州。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率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汪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至者斂戢不敢肆。而汪公復禮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

中人性貪而陰懦。倚勢縱恣。索取無厭。亦所在選之官吏。望風屈抑。有以釀成之也。汪公當逆瑾用事之時。而能攝服羣璫。恩威並濟。遂令斂戢不敢肆行。深得駕馭之方。

唐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禁兵。權震中外。德宗將代之。懼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

史稱德宗性多猜忌。駕鶴之受代與否。未可懸擬。而禁軍地處肘腋。亦不嫌於過慮。祐甫此策。做陳

平僞遊雲夢故智。所謂乘其不備。而使之不及措置也。誠足爲駕馭悍將之法。

梁劉坦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王僧粲謀反。湘部諸郡蜂起應之。前鎮軍鍾元紹潛謀內應。坦偵知之。佯爲不省。如常理訟。至夜故開城門以疑之。元紹不敢發。明日詣坦問故。坦久留與語。而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元紹尙在座。收兵還。具得其文之本末。因出以質紹。紹首伏。卽斬之。而焚其書。以安餘黨。州部遂安。

變故初起之際。人心反側。一露矜張。未有不償乃事者。妙在偵知之而佯爲不省。設疑竇而俟其自來。密案其狀而收之。脅從罔治。闔郡晏如何等靈便。

首謀伏誅。餘黨尙衆。人人自恐。事變尙未可知。斬紹而焚其書。而人心始帖然安堵矣。不然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聖人何嘗不疾不仁哉。

宋叛將范瓊擁兵據大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磨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

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伏誅。

握重兵於上游。跋扈之形已彰。急之則速其叛。緩之漸不可制。乃能於造次之頃。不遺一矢。而叛臣伏誅。一軍安堵。子羽大有綠手。

光世撫衆。語簡而要。叛軍卽時解散。此處煞是緊着。與劉坦焚鍾元紹逆書同一作用。儻必窮究餘黨。一時株連多人。往往又生事端矣。固知臨變不可無識。

東漢眞定王楊謀反。光武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旣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眞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自強來。時楊弟讓。從兄紺。皆擁兵萬餘。楊自見兵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純接以禮。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眞定震怖。無敢動者。

乘其猶豫之際。好言以勸其來。鎮靜以安其心。優禮以招其黨。使楊氏兄弟不覺而盡入其彀中。遂聚而殲焉。不煩擾攘而禍亂已弭。非智勇過人者而能如是乎。

唐高仁厚攻東川楊師立。夜二鼓。賊黨鄭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楊茂言塞。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寨見副使走。亦走。賊直薄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賊大敗。仁厚念諸棄寨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事皆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唯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初。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真不知也。坐良久。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張把有諸。對曰。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驂隨。既能審其虛。乃復還耳。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天子命。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如何。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令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又可犯乎。自是兵不復出。後君雄斬師立出降。

楊茂言不可不誅。諸寨之走者。又不能盡誅。敗敵論追。仁人之用心良若。卒之誅首竄而三軍摺服。還俘虜而敵人震懾。從容談笑中。恩威兼濟。高公其得仁者不殺之意矣。

唐德宗時。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以李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之人。不慣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三面懸絕。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朕方用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謀成則不能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命泌領運使綬。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將。有功則賜旌節矣。覘者馳以告。抱暉稍自安。泌具以上白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旣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

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賫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行也。上籍陝將預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軍。而抱暉逐亡漢。

唐中葉時。天下多故。藩鎮中往往有戕主帥以求節鉞者。順之則釀惡而長奸。誅之則勞師而動衆。鄴侯於危疑之際。單騎請行。出不意以奪其奸謀。部署安閒。不戮一人。而能使悍將潛蹤。全軍歸順。由其德望素著。而撫馭有方也。傳稱泌好大言。然具此作用。正不妨作大言。乃所謂大而非常耳。

漢末高幹舉并州反。前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范先。以請邑爲名。實與幹通謀。曹操拜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以兵絕陝津。畿不得渡。或謂須大兵。畿曰。河東二萬兵。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爲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



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徐津渡。范先欲殺畿。固曰。殺之何益。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承事。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發大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吏。可分遣休息。緩急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時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高幹入漢。上黨諸縣。殺長吏宏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單出將數十騎。赴堅壁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

輕身入敵於中取事。而敵反爲我用。以陰散其黨。而徐爲之備。則守可固。而援可待矣。杜畿其智勇膽略俱備者乎。

明王越撫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調（音夔探事也）事還。即召入與談所調事。甚析大喜。曰：寒矣乎。舉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食。即並金卮與之。已又談。則又喜。指伎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給汝。自是千戶所至爲効死力。積功至指揮。

賞不行。則立功者不奮。賞行而未快人意。則我猶非有國士之知人。亦未遽有國士之報。大抵功名中人。皆意氣肝膽中人。也。一姝之惠。而奮身思效。語云：士爲知己者死。信然。

史載越諂事汪直。當時與陳越有兩越之謠。其人不足言也。而牢籠死士。綽有奸雄手段。擬之於古。其得曹瞞之譎者乎。

宋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楚王元佐。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二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鑰之于閣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子以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眞宗旣立。垂簾引

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易代之際。內豎最易弄權。唐之季世。可鑒。給繼恩而鎖之書閣。則中宮之異議。片言可息。呂公臨大事而詳審如此。所謂小事糊塗者。恐亦是大度包容。不屑以察爲明耳。豈真糊塗者哉。

明土官安貴榮。以從征香爐山有功。加貴州布政司參政。心猶怏怏。奏乞減龍塲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撫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謫龍塲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貽書貴榮。略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執法以繩之。遠至三三。十年。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議其後。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土地人民。未之或改者。以其世守天子禮法。不敢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無故而加之。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尉司亦可革也。且剷除寇盜。亦守土常職。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宣尉守土之官。故得世有其土地。人民若爲流官。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弗行。則有方命之誅。若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

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後驛得不減。

安貴榮。席累世富強之資。驕蹇縱恣。非國家法禁所可得而馭也。陽明先生當遷謫之餘。爲之敷陳利害。剖晰詳明。使獷悍之徒。惕然於王章之不可假。易回心嚮化而不自知。易稱有孚之亨。信及豚魚。其信然哉。一紙書勝於十萬甲兵遠矣。

唐建中元年。曹王皋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賴其富。誣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討之。再歲不能克。皋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讒抗死耳。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爲京杲所誣者。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爲不然。我以陣術攻法破將軍。非將軍所度也。國良疑未決。皋卽日將騎稱使者。造其壁。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皋者乎。王皋乃我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大驚出迎。叩頭請罪。皋執手約爲兄弟。盡焚其攻具。散其兵。請詔赦之。以再歲不下之叛將。馳尺一之書。以招徠之。單騎造壁。泥首聽命。直是賀六渾翦馬手段。

漢袁盎患爲宦者趙談所害。兄子種爲常侍騎。謂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

天下英豪。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卽下車。自是談不復能陷盜。

附大義以行其私。幾爲傾軋故伎。然用此以陰制近倖。實亦足以遠害。且車前數語。至今讀之。猶凜凜有氣色。君子不以人廢言可也。

晉王敦用溫嶠爲丹陽尹。置酒爲別。嶠懼錢鳳有後言。因行酒至鳳。未及食。嶠僞醉。以手板擊之。墮幘。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敢不飲。鳳不悅。敦以爲醉。兩釋之。明日鳳曰。嶠與朝廷甚密。未可必信。宜更思之。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嶠得還都。盡以敦謀告帝。

此與袁盎事相類。一則止爲身圖。一則乃心王室。作用雖同。而秉心各異也。醉後擊幘。遂爲千古佳話。江左多才。應推太眞爲第一流人物。

明寧藩旣獲。駕忽巡遊。羣奸意叵測。陽明甚憂之。適二中貴至浙。陽明張燕於鎮海樓。酒半。屏人去。梯出書簡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逆藩之迹也。盡數與之。二中貴感謝不已。陽明之終免於禍。多得二中貴力脫。此時挾以相制。則仇隙

深而禍未已矣。

新建此舉。非於宦官委曲周全也。亦非第爲身謀也。蓋武宗南下時。宵小盈側。非得其要領。而爲之彌縫於其間。恐至別生事端。故假此以弭其隙。而作用特奇。後之東林諸君子。若能知此意。以善爲調劑。其流禍當不如是之烈。

# 新智囊卷之十四

元和宋宗元著

## 妙應

事來而不知所以應之。有手足無措者矣。或乃倉卒談笑。而隨機赴節。動中窾卻。抑又何歟。夫人之才分。各有所至。靈心闢而特進一籌。更事多而倍饒肆應。節取其事。不惟其人試探夫囊底之智。要更足以博因應之資云爾。

齊晏嬰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嬰也。辨於辭。嫻於禮。命僕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將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烏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不斥其僭。而僭王之罪自見矣。使入其國而必明斥其稱號之失。不足以正

其罪適足以啓其釁耳。晏子以冷語折之。而夫差已帖然自革其號。於此見名之不容假易。至戰國而秦王稱天子。雖唐雖亦順之矣。又時世之不同也。吁可慨已夫。

秦王使人獻玉連環於君王后。齊襄王之。后太史氏曰。齊人多智。能解此環乎。君王后取椎擊碎之。謝使者曰。已解之矣。

漢呂后時。匈奴遺書。有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等語。樊噲忿欲擊之。得季布之言而止。秦以玉環遺后。比於謾矣。取椎擊碎。以不解解之。此卽斬亂絲（北齊高洋語）手段。史稱君王后用事四十年。不被兵。卽此可見其明智。

唐李尙書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番會盟使。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議和當擇練朝事者。非揆不可。揆行。則年少於揆者。後無所避矣。揆不敢辭。揆至番。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給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盧杞躡踞政府。忌嫉老成。凡朝臣有夙望者。盡皆置諸危地。如顏魯公之假手李希烈是也。吐番無親要盟難信。而以揆當之。難乎免矣。妙在詭言遵悔。而爲國爲身。得以兩全。李公不愧當時第一人。



矣。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詞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知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時南北並峙。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歸化之人。難以憑信。况大創之餘。甲仗匱乏。豈可使聞於隣國。帝一時失問。而飾詞以對。善於彌縫。琛可謂有心人矣。

三國時。吳魏濡須之戰。孫權嘗乘大船來觀曹軍。曹軍弩箭亂發。箭着船旁。船偏重。權令回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均船平。

箭均則船自平。自是一定之理。乃以矢石蟬集時。而能從容整暇如此。生子當如孫仲謀。此碧眼兒之所以見推於魏武也。

唐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李晟累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猶冀懷光革心。收其力用。奏寢不下。懷光欲緩戰期。且激怒諸軍。言諸軍糧賜悉薄。而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均戰。上以進用方窘。若糧賜皆比神策。

則無以給之。不然。又逆懷光意。恐諸軍缺望。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心。贄未有言。懷光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事。受指縱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嘿然。

涇源兵變。德宗倉皇出奔。徵懷光勤王之師。則奉天并爲朱泚陷矣。咫尺行在。求一見而爲盧杞所抑。懷光之不終。德宗致之也。然當時反形已露。晟以孤軍屹立。勢甚危難。所恃軍心輯和。以敵王愾。奈乘輿播遷。府藏告匱。朔方之犒餼。旣不能以議增。神策之廩餼。又不容以議減。誠有難於置喙者。因懷光之激。而厚自貶抑。陽示以不敢專主之意。實陰以收士心。而奪其謀。何其敏而善應也。卒能匡復王室。戡平多難。西平之智慮遠矣。

岳飛知金惡劉豫。可間而動。會軍中得金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而不復來。吾繼遣汝問齊。已許我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致。何背我耶。諜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豫共謀金事。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戒勿泄。諜歸以

書報金太子。太子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金之立劉豫。出自粘不罕。非兀朮意。武穆何等機警。自所稔知。因其謀而翦除之。可以不勞而定。此行軍神機。非譎詭小智者所能測。觀此知武穆之戰則必克者。豈徒以神勇爲能事哉。

安祿山反。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奔。蔣清等二首以徇。河北顏真卿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而藏三首。

唐天寶之季。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所以漁陽一鼓而天下風靡。河北正當賊衝。尤易動搖。持頭以徇。祿山之猖獗極矣。給之以僞。以安人心。收斬來使。以申天討。而後衆志始固。此雖魯公應變一端。而四十六州中。已爲有一無兩。

宋曹武穆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堠騎報至。諸將相顧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借刀而殺。此卽兵家反間之法。而出之以奇。真神於用間者。武穆胸中。豈止有十萬甲兵。

宋統制酈瓊。縛呂祉。叛歸劉豫。張魏公浚。方晏僚佐。報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

樂飲至夜。乃爲蠟書遣死士遺瓊。書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金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德遠不聽武穆之言。而誤用酈瓊。以致叛亡。咎實難追。却能於初叛之際。不露圭角。遺蠟書以疑敵。乃其善於補救處。否則瓊爲金用。安知其不先驅以圖我耶。此與曹武穆事相同。然瑋之所逃亡者。僅屬散卒。而浚之所背叛者。出自將領。其戒心更甚。故其作用亦更密。

漢元帝不喜太子。時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同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止。覩太子不哀。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太傅史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於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爲然。意乃解。

猜嫌一啓。往往易於見過。且恐有小人從而中傷之。國本便易動搖矣。師丹身自引咎。以善全父子之間。可謂老臣深識矣。而措語婉妙。所以易於感動。

唐肅宗爲太子。常侍膳尙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旣割。餘汚

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此。惜。

人子之事親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肅宗非能盡孝者。特當時操危慮深耳。一轉移間。而親之喜怒。頓易。此其善承顏色處。

漢世以來。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戴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爲減胛。遂不覺瘦。

達摩入中國。對梁武帝曰。廓然無聖。可知佛未涅槃。前此身尙爲虛幻。於像設何有。乃鑄丈六銅像。而更爲之較量。肥瘦亦惑之甚矣。仲若斟酌裁損。以通工之窮。不曰面瘦。而曰臂肥。機巧過人。

宋太宗時。一宮女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遲迴不欲殺之。然恐無以示懲。皇城使劉承規會其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卽時領出。潛納尼寺中。遂嫁之。旋取猪心肝一具。盒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良久密揭以慰太宗。由是宮掖肅然。

行仁不能盡法。則宮圍無以著儆。盡法不能行仁。而君心又恐重傷。承規於此。旣以全君之仁。亦復

彰國之法。可謂應變之巧。

明太祖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懼。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用賢人心肝。然後成。太祖信之。入以語后馬氏。欲於文臣內從事。馬后啓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卽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爲。高皇大悅。乃於國子監取而用之。鈔遂成。故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進呈冊。置尙寶司局中。永爲定例。

取心肝以造寶鈔。不過工匠借以自緩其死耳。而明祖果於誅戮。一時遂動殺機。未可以口舌爭矣。妙卽如其說以將順之。假兔園之殘編。貫虎觀之碩士。而使聽者不覺。故能一語回天也。馬后仁而且智。宮中多所規益。觀此可以概見。

明周之屏。在南粵時。張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獐獐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周悟其意。揖而出。衆尙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問周云。何曰。相公方欲一法度以齊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伸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古者周索戎。索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天下大矣。豈能一概相繩。况貉獐素性。曠悍未可以法度齊之者乎。特秉鈞者。發令之始。難於有所異同耳。善會其旨以行之。有所謂治人無治法也。大是解人。

明黔國公沐朝弼。犯法當逮。朝議謂朝弼紀綱之卒。且萬人。逮恐激變。張居正擢用其子。馳單使縛之。卒不敢動。既至。請貸其死。而錮之。南京人以為快。

擢用其子。則衆有所歸。朝弼縱欲拒命。誰與同惡。朝廷之國憲得申。沐氏之世勳弗替。情法於是乎兩全矣。隨事順應。而措置協宜。世稱江陵為救時宰相。非虛譽也。

宋趙方為荊湖制置使。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士。勢欲為變。子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軍心一言而定。

將士覬賞而不足以滿其所望。猝然之變。容有不得而制者。唐德宗涇原之卒可鑒也。詭言相慰而禍亂自弭。葵少時便能爾爾。宜其秉樞建闔。翦除劇賊。斬李全於揚州。而為有宋一代之名臣也。歟。明張佳胤令滑。有巨盜任敬高。章偽稱錦衣使來謁。直入堂階。公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厲言此何時。大尹猶倨見使臣乎。公稍避席。迓之。敬曰。身奉旨。不得揖也。公曰。旨逮我乎。命設香案。敬附耳。公意頗疑。遂延入後堂。敬拉公左手。章擁

背同入室坐。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找耶。我壩上來。聞公帑有萬金。願以相借。遂與章共出。匕首置公頸。公不爲動。從容語曰。爾所圖非報仇也。我即愚。奈何以財故輕吾生。卽不匕首。能奈爾何。且爾旣稱朝使。奈何自露本色。使人窺之。非爾利也。賊以爲然。遂袖匕首。公曰。滑小邑。安得多金。敬出劄。記如數。公不復辨。但請勿多取。以累吾官。曰。吾黨五人。當予五千金。公謝曰。幸甚。但爾兩人囊中能裝此耶。抑何策出官舍也。賊曰。公慮良是。當爲我具大車一乘。載金其上。仍械公如詔逮故事。不許一人從。從卽先刺公。俟吾黨躍馬去。乃釋釋耳。公曰。逮我晝行。邑人必困。爾卽刺我何益。不若夜行便。二賊稱善。公又曰。帑金易辨識。亦非爾利。邑中多富民。願如數貸之。旣不累吾官。爾亦安枕。二賊益善。公計。公傳語召吏劉相。相者心計人也。相至。公謬語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無日矣。今錦衣公有大氣力。能免我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爲壽。相吐舌曰。安得辦此。公躡相足曰。每見此邑人。富而好義。吾令汝爲貸。遂取紙筆書某上戶若干。某中戶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數。九人素善捕盜者。公又語相曰。天使在。



九人者。宜盛服謁見。相會意而出。公取酒食酬酢。而先飲啖以示不疑。且戒二賊勿多飲。賊益信之。酒半。曩所招九人各鮮衣爲富客。以紙裹鐵器手捧之。陸續門外。謬云貸金已至。但貧不能如數。作哀祈狀。二賊聞金至。且喜來者豪狀。不復致疑。公呼天平來。又嫌几小。索庫中長几橫之後堂。二僚亦至。公與敬隔几。而章不離公左右。公乃持法馬語章曰。汝不當代官長較視輕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鐵器競前。公乘間脫走。大呼擒賊。敬起撲公。不及。自剄樹下。生縛章拷訊。又得王保等三賊。盡捕誅之。

不難其心計之巧。口給之捷。而難其意度之從容。不難其意度之從容。而難其籠罩二賊於不知。不難其籠罩二賊於不知。獨難其意喻劉相。而相卽嘿會。是蓋在平日之知人。臨時之善任。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乃足以辦此。

此或傳者故神其說。未足爲訓也。果是則二賊何其笨乎。我以惡刼人人。怯威順我是矣。何更代我謀策若是之忠乎。語云皮甘心苦。二賊既具謀刼令之膽智。坐此瑕隙。再至再三不察。似非人情。此事諸家雜說。間有引爲說助。姓氏各別。隨園事類錄。斥爲僞造。或非虛擬。（翰）

明盛文肅在翰苑日。昭陵嘗召入。面諭近日亢旱。禱而不應。朕當痛自咎責。詔求民間疾苦。卿只就此草詔。庶可商量。免進本之往復也。文肅奏曰。臣體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賜一平面子。上從之。遂傳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上嘉其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肅屬文思遲。乞平面子。蓋善用其短也。

詞臣應制。非可以能事不受迫促請也。乞平面子以遷延晷刻。昔李諧眇而徐視。跛而緩步。人以為善用其短。盛公亦猶是耳。

明白瑾妻。山陰葛氏女也。成化中。瑾爲分宜令。病踰時。庫貯銀數千兩。鄰境有因饑作亂者。聚徒百人。將劫取之。縣故無城郭。寇卒至。諸簿丞挈家走匿。葛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遷瑾於他室。埋其銀於污池中。著瑾之服升堂以候賊。賊至。陽爲好語相勞苦。盡出其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不知陰已表識。因物色捕得之。

盜賊卒至。恆情最易張皇。而閨闈尤甚。葛氏以游戲應之。出私橐以全帑金。且復密爲表識。仍乃取之。如寄巾幘中有此妙才簿。承具有鬚眉。當爲愧死矣。

# 新智囊卷之十五

元和宋宗元著

## 利導

固防塞隄。不如決之使流。因其勢也。夫納約自牖。則聽若轉圜。披郤中。窾則渙若冰釋。善因者不更化而成。不易民而理。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則導之而已矣。導者以利爲本。因區其事。以資取法焉。

田單復齊。立襄王。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慄不能行。坐於沙中。單解裘而衣。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何若。對曰。王如不因以爲己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矣。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而口勞之于市。乃

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乃我王之牧澤也。

功高震主。遂以忠而見疑。此古今所同慨。夫使田單有不臣之心。闔陽城而王。孰敢不聽。豈俟此日哉。乃國社新復。猜嫌頓起。則履險乘危。其流毒有不獨在一人者矣。貫珠者一言。而上免相臣之禍。下結國人之心。逆而導之。使順具此作用。天下何事不可轉敗爲功。惜史氏不著其名姓。

田叔爲魯相。民訟王取其材物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言。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復曰。王使人自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又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往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謂曰。吾聞洛陽諸公居間都不聽。今子幸聽解。解奈何從他邑。奪賢士大夫權乎。徑夜去。屬曰。俟我去。令洛陽豪居間。事與田叔發中府錢類。王祥事繼母至孝。母私其子覽。而酷待祥。覽諫不聽。每有所虐。使覽

輒與祥俱。飲食必共。母感動。均愛焉。事與田叔暴坐待王類。

遷伯玉之告顏闔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又曰：就不欲入。和不欲出。爲傅衛太子而設也。田叔其有得於蒙莊之旨者乎？

唐德宗卽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己大慚服。

德宗時。唐室陵替。正己不臣之跡已露。具表獻錢。所以嘗朝廷也。不啻其請。不爲所嘗。將士感恩。悍帥氣奪。國有人焉。此之謂歟。

此與宋王旦處趙德明求粟事作用正相似。皆所謂戰勝於朝廷。

唐宣宗銜甘露之事。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而慮其冤。乃密奏。勝子云。但有罪莫赦。有闕莫填。自然無類矣。

明之流寇。以裁褫驛夫而起。禍亂之由。古今一轍。愚意凡遇此等去處。惟有闕莫填一法。陰去之。而令人不覺。庶不致激成他變。

南唐烈祖時。諸將校多從禽。聚飲近野。或騷擾民庶。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才力。思得酌中之計。問於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敕泰興海鹽諸縣。罷採鷹鷗。可不令而自止。烈祖從其計。禁校無復遊墟落者。

烈祖起於廝養之中。與諸將比肩共事。今基業初定。而以細故繩之於法。激而思變。事未可知。非獨藉其才力已也。絕其從禽之物。乃可不令而自止。子房之封雍齒。所以安諸將之心。嚴求此計。所以彌禁校之釁。

宋眞宗朝。嘗有兵士犯法。合死。特貸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高聲叫喚。乞劍不服。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後。別取進止。尋決訖。取旨。眞宗云。此只是怕喫杖。旣決後。便送配所莫問。

宋時禁軍暴橫。蓋沿唐世及五季之風。往往肆行無忌。然以兵士犯法合死。貸命決配。而不知感恩。反以乞劍爲詞。不服上令。罪不容於誅矣。眞宗特欲始終寬貸。故以權宜應之。而呂公弼治成都。有營卒犯法。當杖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軍府因以肅然。蓋將在闔外。信賞必罰。方可整飭士伍。若聽其喧呶。而仍以尋常之法繩之。其何以肅軍容而明紀律。與

此又未可一概論矣。

宋趙開既疏通錢引。民以爲便。一日有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議法當死。張浚欲從之。開曰。相君誤矣。使僞引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矣。黔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千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

化無用爲有用。網開而法不廢。如此處置國事。則貪詐無不可使矣。

宋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矣。

衆怒固不可犯。而犯上作亂之習。尤不可長。事在兩難。移官易帥。而消禍患於未萌。此其善處大事也。

樞密尤爲要任。豈可嘗試爲之。以作調停之地。王公處此固善。然若張旻才不任樞密。則當此應作何處置。讀者試於此思之。

宋寶元間。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夷簡對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翼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士大夫喜夷簡之有謀。

呂公作用。王在舉不稱者與同罪上。

宋王德用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謀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吾正欲以其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以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糗糧。聽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宋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覘我虛實。邏者得之。索其衣緣中。獲一書。乃是盡記熙河人馬芻糧之數。官屬皆欲支解以徇。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番賊決訖。放歸六字。縱之。是時適有戍兵馬騎甚衆。芻糧亦富。虜人



得謀書。知有備。其謀遂寢。

行兵之道。虛實互用。或示之以贏。或耀之以威。尤妙因其間而善用之。則我不勞而敵自懾。大約有圖人之志者。則羸師以誘之。如鬪伯比之於隨。少師是也。爲固圉之計者。則虛聲以鑿之。如檀道濟之於北魏是也。當宋之時。北有遼。西有夏。屹然與中國並峙。疆場之吏。凡以固吾圉而已。所當鑿以先聲。不戰而屈人者也。德用與子醅皆善於因間而用之。定州之間諜歸遼。而遼人請和。熙河之間諜歸夏。而夏人不敢入寇。其將略加人一等矣。

宋狄青將兵擊儂智高。行時有因貴近求從行者。青曰。君欲從行甚善。然智高小寇。上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擊賊有功。當有厚賞。不然軍中法重。青不能私。君自思之。願行則奏取君矣。於是無敢求從行者。

順其意之所求。而陰以利害動之。故不拒其請。而使奔競者自息也。立言之妙。乃爾。卽此可窺武襄折衝樽俎之才。

明羅某初出使川中。泊舟水次。有男女俱浴於河。且嬉笑舟邊。羅遣人禁之。竟鼓噪大罵。反拋石舟中。人多卒不可治。乃訴之縣。稍鞭數人。旣而撫蜀。縣民大

駭。羅公又泊舟舊處。大言曰。此處民前被我懲創一番。今乃大變矣。嗟嘆良久。民心遂安。

善治民者。因民之情順導之而已。習俗相沿。猝難變易。况蜀僻在邊陲。易動難靖。上下相猜。馴至亂階。夫非撫茲土者之咎。與羅公泊舟故所用好語以消其夙昔之嫌。此即可見其善於鎮撫處。

北齊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孔懷之戚。人性所同。徒以財產之故。遂致操戈。因而不肖者利其有事。居間德懇。往往訐訟不解。使徒正其曲直。執法從事。一時雖足以使之帖服。而兄弟亦自此一睽不可復合矣。唯爲因其心之所本明。以動其性之所難昧。痛切開諭。則不煩言而自悟。洵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牖民之方。莫善於此。

明朱潮鎮漳泉時。有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

有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當乎。曰少。朱曰此必父暱其妻。妻凌其子。而中證乃其姑夫。叩頭稱善。於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連衣輕扑之。與父叩頭陪禮。示其父曰。爾晚年靠子。胡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親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耶。遂父子抱頭大哭。軍校無不下淚者。

父子天性。而至於乖違。後母爲之間也。使一以法斷之。其子固罪無可辭。而或無以服其心。非化民之善術也。爲之深厥其情。而薄責其罪。使激發其天良。以導之於慈孝之經。雖有頑父悖子。無不翻然悔。欣然向化矣。後之學斷斯獄。朱公其可法也夫。

宋胡霆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治。

以婦首姑。悖逆已甚。有常刑矣。卽以代姑之笞。何等徑捷了當。霆桂饒有吏才。

宋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諜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乃釋。戲取其諜。效孝壽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做尹書判。私

用刑。孝壽卽追。主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主僕爲名分攸關。杖僕而謝舉子。中人固優爲之妙。在所判正合我意一語。否則舉子亦當服私行書判之辜矣。其何以懲一儆百。

宋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曰。汝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脫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卽日輸錢。囹圄爲之一空。

世俗惑於浮屠之說。不吝金錢以求福田利益。而富人爲尤甚。此無論福田之說之不可信也。卽屬有之。尙是懸虛之事。孰若振窮濟危之爲現在功德乎。莘老不拂富人之請。而勸以代民償逋爲廣種福田。善爲開牖。而富民自無不樂從聽命。上不虧國帑。下得紓民命。轉移之間。造福無量。方爲大善才知識。

隋煬帝幸榆林。長孫晟從。晟以牙中草穢。欲令突厥可汗染干親自芟艾。以明

威重。乃故指帳中草謂曰。此草根殊香。染千遽襲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洒掃。芸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千乃悟曰。是吾罪過。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諸部貴人爭效之。自榆林東達薊。長二千里。廣百步。皆開御路。

突厥可汗素處驕貴。若邊令之芟草除道。勢必不行。佯言誘之。而徐示以君臣之大義。俾合引過而親自芟夷。亦迎其機而利導之一端也。因附錄於此。

明尙書劉南垣請老家居。有直指使以飲食苛求屬吏。有司患之。公曰。此我門生。當曉諭之。俟其來。留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家常便飯。能對食乎。使不敢辭。自朝過午。連進苦茗。饑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腐一盂而已。各食三碗。使已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盈前。不復下箸。公故強之。對曰。飽甚。不能矣。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饑則易爲食。飽則難爲味。時勢使然耳。使噓其諷。已後不復以盤餐責人。

師生之誼。原無不可盡言。然法語之言。從而不改。則未如之何矣。婉曲開導。使之翻然悔悟。而自覺

新智囊 卷之十五 利導

於後。此則劉公之善於誘諭也。所言具有至理。豈特足爲貪饕者炯戒哉。

# 新智囊卷之十六

元和宋宗元著

## 沈幾

幾者動之微。少縱則逝。不密害成。故非明無以辨之。非柔無以克之。是沈之爲用尙焉。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因撫囊軌。并巾櫛之。饒智術者。略著其梗概云。

張耳陳餘。皆魏名士。秦滅魏。懸金購兩人。兩人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吏嘗以過笞陳餘。餘怒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若。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蘇長公論劉項興亡。在能忍不能忍之間。厥後成安君遽解將印。以致刎頸之交。凶終隙末。又不聽左車之計。身死泚上者。皆其虛憍之氣。有以釀之也。觀張耳桑下之言。其用意固已深且遠矣。卒以

佐漢而王趙也宜哉。

唐德宗欲幸梁州。嚴振遣兵五千至蓋屋以俟。其將張用誠陰謀叛。背輸款於李懷光。朝廷憂之。會梁山將馬勛至。上臨軒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若不受召。斬其首以復命。上勉勞而遣之。勛得振符。乃與壯士五十人偕行。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叛。以數百騎逐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左右皆退。勛令人多焚其草。以誘之。軍士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勛馳就其軍。營士已披甲執兵。勛大言曰。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棄之從人反逆。將欲族滅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爲乎。衆讐伏。於是縛用誠送梁州。振杖殺之。勛來復命。

興元末。朱泚未平。懷光復叛。德宗因渾瑊之請。駕奔梁山。而迎變將士。又復輸款賊人。變生肘腋。此誠危急存亡之時也。馬勛不動聲色。挾尺一之符。取用誠於囊中。能使五千悍卒。帖然聽命。其智深勇。沈有古名將之風焉。



明正德初。劉瑾恣橫。朝臣稍忤意。輒竄斥。一日以匿名文書。盡執朝官三百餘人。械繫錦衣獄。安化王寘璠反。以誅瑾爲名。起楊一清提督軍務。與太監張永討平之。一清密勸永誅瑾。永曰。吾欲爲國除害久矣。因問計所出。一清曰。公今還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寘璠僞檄。因奏瑾亂政爲不軌。上英明。必誅瑾。獨用公。公乃盡反瑾所爲。以安天下。此不世功也。又誠之曰。得請卽行事。稍洩族矣。旣還。獻俘一如一清策。上可其奏。遂夜捕瑾誅之。夷其族。

武宗幼駿。劉瑾威福自恣。專橫已極。此當世士君子所欲滅此而朝食者也。而幾不密。則恐其害成。且需爲事之賊。真有間不容髮者。楊公此舉。亦仿宋王曾逐丁謂遺智。尤妙在假手張監。而外廷不居其名。得請卽行。而奸回莫措其力。誅夷大慙。而不知誰之爲。視竇武陳蕃之以淺露債事。禍其身。以及於國者。其智略奚啻霄壤。厥後江彬恃恩跋扈。復尋覆轍。侍從宿衛。動以邊兵勁勇數千爲羽翼。爪牙。武宗彌留之餘。變生叵測。謀之王晉溪。藉錄扈蹕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以攜其衆而殲其魁。而宮府宴然。皆其沈毅之幾。精神貫注。用能救寧邦家。而明社得以再延者也。吾故於誅瑾之事。而并志之云。

宋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奏事。惟王文正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一日文正謂丁曰。曾無子。欲以弟之子爲後。思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文正因獨對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步。大悔之。不數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山陵之奏。崖州之貶。後儒有議文正爲譎而不正者。不知譎而不詭。於正所以善全其正也。明嘉靖時。華亭之馭分宜。亦倣此法。雖然亦顧其存心之公私何如耳。倘不以國是爲心。而只以便其身圖。則此二公者。幾何不爲儉險之所藉口哉。

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舉入寇。劉琦將王權軍潰於昭關。帝命楊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內。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蜀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始堅。乃請下詔親征。

高宗惟懦性成。一聞敵警。倉皇奔竄。固其常也。向非康伯沈靜主持。勢必續爲明州之行。虞允文等。

縱欲立功闔外。何以鼓勵士氣。而待海陵之自斃耶。然則康伯之力持堅守者。其當日中流之砥柱歟。

唐元和九年冬。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還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皆殺之。京師訛言寇至。民皆驚走。諸司奔散。時惟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決判沛然。至晡乃定。

甘露之變。縉紳塗炭。天下事皆決於北司。文宗僅亦守府宰相。直几上肉耳。李石能於羣盜蠢起。人情俶擾之時。不震不驚。堅坐中書。其持重深沈。有足多者。史稱敕使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實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是日坊市惡少。皆望皇城閉。卽肆剽掠。非石與君實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晉王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每候戎。輒託疾不見。孫秀爲瑯琊郡吏。求品於

戎從弟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有夙怨者皆被誅。而戎衍並獲濟焉。託故不見。族弟預知處仲之不終。先自別異。此其識見過人處。至若不仁之人。不宜絕之已甚。孫秀秉心殘忍。倘求品而不應。瑯琊昆仲。恐不免爲安仁之續矣。易曰。待小人不惡而嚴。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戎於此亦有合焉。

宋陳瓘嘗爲別試所主。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事。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旣積怒。謀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俟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閱歷有得之言。天下事大半從取快一時債却。

明周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權。慮其撓己也。時振初作居第。公預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翦絨毯遺之。不失尺寸。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江南至今賴焉。

公殆爲江東萬姓屈耶。刁璫竊柄。至忠誠爲國者。亦不得已而出於此。時事尙可問乎。錄此爲之三嘆。

明倭寇蹂躪姑蘇。戟嬰兒爲戲。唐公順之時家居。一見痛心。憤不俱生。時督師海上者李文華。嚴分宜倖客也。公挺身往謁。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胡梅林不可。趙卽首薦。起唐職方郎中。視師浙直。因任胡宗憲。宗憲亦厚餽嚴相。以結其歡。故無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應德順之

字

晚年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常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吉。甚且包畜不辭。潔一身而委大計於溝瀆。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於清慤謹慎。此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嗚乎。世多隱情。惜己之人。殆難與道此也。正德時逆瑾。張劉健謝遷皆逐去。而李東陽獨留。益務沈遜。時時調劑其間。縉紳之禍。往往恃以獲免。人皆責東陽以不去爲非。不思孝宗大漸時。劉謝李同在榻前。承受顧命。親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隨二人而去。則國事將至於不可言。寧不負先帝之託耶。是李義不可去。有萬萬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談及此。輒痛哭不能已。嗚乎。大臣心事。不見諒於拘儒者多矣。豈獨應德哉。

豪傑舉事不矜小節。要於有濟而已。腐儒豈能辨此。

漢末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受詞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於是卽日赦出彪。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

楊太尉累葉清德。品望素著。爲阿瞞所深忌之人。假姻婭爲名。收繫逮問。陰以覘朝士從違。不加考訊。非徒速楊公之死。勢必滋蔓株累。寔成大獄。寵惟不徇情面。故能片言解釋。孔文舉荀文若姑息之仁。未識事機權變。宜乎其身之亦不免於難也。

魏曹爽擅政。司馬懿謀誅之。懼事泄。乃詐稱疾篤。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來候懿。懿使兩婢侍持衣。指口言渴。婢進粥。粥皆流出。露胸。勝曰。外間謂公舊風發動耳。何意乃爾。懿微舉聲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敵。好爲之備。吾死在旦夕。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爲託。勝曰。當忝本州。非并州。懿故亂其詞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

神已離。不足復慮。於是爽遂不設備。尋誅爽。

曹爽豚犬耳。司馬宣王匹也。然於魏爲宗室兄弟。各掌兵柄。而懿之威名。又素爲爽等所畏憚。倘不深自韜晦。一旦下尺一之詔。先去其所患。而徐以爲我所欲爲。則蛟龍失水。容有受困於井竈者矣。懿佯爲疾篤狀。以消其疑忌之心。然後伺覺而動。動無不克。爽之黨何晏等。嘗語人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仲達是也。乃知其幾。而仍墮其術中。而不悟。斯則司馬氏之能杜其幾也。

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祿山逆跡頗著。真卿託以霖雨。修城浚隍。陰科丁壯實儲廩。佯命文士食酒賦詩。祿山密偵之。以爲書生不足慮。及祿山反。河朔盡陷。惟平原有備。

按唐史。天寶末。安祿山兼領三鎮。氣凌上都。識者久抱隱憂。而朝廷方倚爲干城腹心。斯時爲郡守者。若倡爲有備無患之說。必以多事而蒙嚴譴。往往因循頽墮。遂至突騎一發。而不可復制。此四十六州所以無一義士也。顏公之守平原也。妙在託以陰雨。而陰爲固圉之計。使強藩泄視我。而不我覺。寓情詩酒。而顯居文士之目。使強藩輕視我。而不我虞。卒能堅守孤城。抗賊之吭。與李郭相犄犄。向非中人促戰。哥舒失守。則西京晏然。明皇無幸蜀之狼狽矣。唐室中興之功。雖謂魯公第一可也。

宋慶歷中。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後。思見執政。坐便殿。促集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公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此禮之常然。當久不視朝之後。一旦中使猝召。執政倘急遽奔命。外廷耳目駭驚。必有妄生擬議者。許公故遲其行。以安人心。具見老成持重。

漢末司馬徽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闇害人。乃括囊不談。有以人物問徽者。不辨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咨君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遜如此。

東漢名流。互相標幟。卒罹黨禍。徽生於季世。僻處荆南。劉表外寬內忌。無容人之量。如禰正平可鑒也。一皆言佳。此中煞有作用。豈模稜者比哉。

宋雄州北門外。居民極多。舊有甕城甚窄。刺史李允則欲大展北城。而以遼人通好。嫌於生事。門外有東獄祠。允則出白金爲大香爐。及他供器。導以鼓吹。居



人爭獻金帛。故不設備。爲盜所竊。乃大出募賞。所在張榜。捕賊甚急。久之不獲。遂聲言盜自北至。移文北界。興版築以護神祠。不渝旬而就。虜人亦不怪之。今雄州北關城是也。旣浚濠。起月堤。歲修禋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兩國通和以後。爲疆吏者益難其任。蓋設備則猜嫌易生。撤備則侵軼可慮。允則胸有成竹。神道設教。用能闢城壕。以壯垣墉。墾土田。以設籬落。徙浮屠。以嚴斥堠。因利乘便。泯然無迹。而隱隱有金湯之固。守邊遏寇之法。無以易此矣。

孫堅舉兵誅董卓。至南陽。衆數萬人。檄南陽太守張咨。請軍糧。咨曰。堅隣二千石耳。與我等不應調發。竟不與。堅欲見之。又不肯見。堅曰。吾方舉兵。而遂見阻。

何以威後。遂詐稱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而遣所親人說咨。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卽將步騎五百人。持牛酒詣堅營。堅臥見亡何起。設酒飲咨。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前移南陽。道路不治。軍資不具。太守咨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按軍法。咨大懼。欲去兵陣。四周不得出。遂縛於軍門。斬之一郡震慄。無求不獲。所過郡縣。皆陳糗糧以待堅軍。君子謂堅能用法矣。法者國之植也。是以能開東國。

師行不相統攝。往往因而致敗。前此六國之困於嬴秦。後此九節度潰於相城者。皆是也。况爾時董卓方強。義兵初起。堅以孤軍深入。轉輸不繼。其何以戰。若自相攻擊。又慮敵人之坐乘其敝。乃甘言歆動。弄張咨於股掌之上。聲罪討於杯酒之間。軍法旣伸。諸道股慄。長沙此舉。已足籠罩羣雄。江東霸業。始基之矣。

唐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公怡然戒勿言。方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公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公曰。胥吏輩盜印書券。緩之則復還。故處急之則投水火。不可復得矣。

此等事倘一張揚勢必不可復得惟在以智取之耳然晉公之所以知爲胥吏所盜者平日固當有所見聞而尤在臨機之密審也。不然倘疑吏而實非吏則其事又將奈何。故知前人之已事又貴臨時參用耳。

緩之而印還故處誠不出晉公所料矣。而胥吏作奸又可任其盜印書券耶。曰晉公智計深沈卽於書券留心自能得其舞弊之確據。又肯受其簸弄而不爲之徹底澄清乎。

明范希陽諫爲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勢以來。跪拜俱在階下蓬外。風雨不問。希陽欲復舊制。乃於陳都院初上任時。各官俱聚門將見。希陽且進。且顧曰。諸君今日隨我行禮。進至堂下。竟入蓬內行禮。各官俱隨而前。舊制遂復。希陽退至門外。與衆官作禮爲別。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上官妄自尊大。試爲非制。然前政相沿日久。一旦欲仍復舊制。每每易於招尤。妙在不露圭角。而於旣出後更無一言自詡。居官者遇此等事。當以希陽爲法。

梁末襄州都軍務周景溫。移職於徐。有勁僕自恃拳勇。獨與妻策驢而行。至芒碭澤間。大聲曰。聞此素多豪客。其無一人與吾曹決勝負乎。言畢有五六盜自

叢薄間躍出。一人自後。雙手交抱。搏而仆之。抽短刃以斷其喉。蓋掩其不備也。唯妻在側。殊無惶駭。但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恥也。吾本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至於此。孰謂無神明哉。賊謂其誠而不殺。與行李並甲驢。驅以南。邁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達孤莊南而息焉。莊之門有器甲。蓋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婦遂徑入村人之中堂。盜亦謂其謀食不疑。乃泣拜其總首。具告其夫遭屠之狀。總首潛召其徒。一時執縛械送亳城。咸棄市。婦返襄陽爲尼終焉。

此婦智略機警。與三國時孫翊妻略同。而子身蒙難。能於倉卒間詭辭自免。不崇朝而殲厥羣兇。以報夫讎。爲尼終老。尤不可及。

宋紹興中。京東王寓新淦之濤泥寺。嘗燕客中夕散。主人醉臥。俄有盜羣入。執諸子及羣婢縛之。羣婢呼曰。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卽應曰。有。毋驚主人。付匙鑰。乘席上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於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羣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泪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

當羣盜憑陵之時。緘膝局鑄。無所復施。司庫鑰者能罄其所有。以厭盜心。戒以無驚主人。其智應已高人一等。却於搶攘時。以燭泪密識其衣。潛加物色。俾盜不覺而無所遁。是何異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耶。合觀周僕婦緝盜復仇一事。誰謂巾幗中無奇才耶。

休邑有智尼。擁高貲。與貴室往還。深垣密扃。雖白晝莫能窺也。曾罹一暴客。隣人集炬捍之。既散。尼割一書冊給衆。令明日相質取酬。金自是每歲一二發。率割質如故。一少尼廉其非盜實隣者。僞張以取酬。因欲相訐。尼曰。不可。吾歲捐所餘。以豢若曹。令遠近知盜終不勝捍。猶樹兵意也。訐之是自撤備而樹怨。吾不復安枕矣。

富者衆之怨也。富而不分其所有於人。能保其富者罕矣。况鄰里之實偏處此者乎。此尼大有遠見。可爲守財虜下一針砭。

漢李固女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固既策罷。遣子基茲燮歸鄉里。姬知不免。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還京。人咸信之。有頃難作。收固。子基茲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

存沒。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積十餘年。冀誅燮。乃還鄉里。姊弟相見。悲感旁人。旣而戒燮曰。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妄往來。慎毋以一語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至重矣。惟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訓。

易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李杜諸君子。無乃不善用其幾者乎。固女文姬預謀藏匿弱弟。旣燭見於幾先。諄戒勿言梁氏。更愆敕於事後。以此處季世。而涉末流。夫何悔吝之與。有擬之當時名士。當是申屠蟠一流人物。視君俊顧及較勝一籌。

# 新智囊卷之十七

元和宋宗元著

## 窮變

人情之變態甚矣。如夏雲如海市。倏忽萬狀。詭幻百出。我烏能窮其所至哉。語曰不逆不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此固聖賢之能事。下此則識微知著。亦智者之所尚也。未事而先爲之備。未形而顯爲之燭。知彼知己。百不失一。窮其變。斯變窮焉爾。

齊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諺云。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大智所以若愚。強作解事者。當以隰子此論書紳。因雞肋而戒傲裝。楊修之所以見殺也。遇猜忌之

人而自露其智危矣。絀明黜聰。患乃不生。斯彌其有得於全身遠害之道者乎。

晉厲公時。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我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我是以喜。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曰。我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子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亟索士。慤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於荆。

控左氏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以一婦人。而知人料事。洞屬幾先。偉矣。脫伯宗早用其言。深自韜晦。必不至罹三卻之禍。美色衆所忌。美衣衆所指。古今之。以才賈禍者。可勝道哉。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趙藺相如爲宦者繆賢舍人。賢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問曰。君何以知燕



王賢曰。嘗從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其手曰。願結交。以故欲往。相如止之曰。夫趙強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負斧鑕請罪。則幸脫矣。賢從其計。

以勢交者。勢盡則絕。非徒絕而已。必將市夫失勢之友。以自結於乘勢之人。如後梁趙儼之投溫韜。未易指數。中行文子早見及此而已。亡其後乘人心之可畏如此。至於得一夫而失一國。中主不爲微蘭相如則繆賢之往託於燕。必爲宋萬之續矣。贈遺握手。詎可輕信哉。參觀二事。勢利之交。宜慎之又慎矣。

晉王敦旣死。王含欲投王舒。其子應在側。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彬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投也。江州（彬）當人將盛。能立異同。此非常識所及。睹衰危必興慈愍。荆州舒守文。豈能意外行事耶。含不從。徑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初聞應來。爲密具船以待。待不至。深以爲恨。

從來無膽氣人。往往爲乘危下石之事。非其忍心實膽當不起也。東坡剛說云。吾平生多難。嘗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剛者之必仁。佞者必不仁。千

古未嘗有異轍也。然應之料人可謂智矣。而卒至隕滅。蓋天之棄敦久矣。殆將聚而殲旃。非智力之所能回也。

越朱公居陶。生少子逮壯。而其中男以殺人囚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乃治千金裝。將遣其少子往視之。長男固請行不聽。欲自殺。其母彊爲言。公不得已遣長子。爲書遺故所善莊生。因語長子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聽其所爲。慎毋與爭事。長男行如父言。莊生曰。疾去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陽去。而私留楚貴人所。莊生故貧。然以廉直重。楚王以下皆師事之。朱公進金。未有意受也。欲事成歸之。以爲信耳。而朱公長男不解其意。以爲殊無短長。莊生以間入見楚王。言某星某宿不利楚。獨爲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卽使使封三錢之府。赦必先封貴人告朱公。長男以王且赦。長男以爲弟固當出千金。虛棄乃復見莊生。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也。弟今日且自赦。故辭去。生知其意。令自入室取金去。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王欲以修德讓星。乃道路喧傳陶之富人朱公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

赦。非能恤楚國之衆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令論朱公子。明日下赦令。於是朱公長男。竟持弟喪歸。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弟。顧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策肥。豈知財所從來哉。吾遣少子。獨爲其能棄財也。而長者不能。卒以殺其弟。無足怪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二語。道盡俗情。守錢虜坐此自隕者多矣。朱公以存越。沼吳。餘智自料其子。瞭如指掌。古人云。知子莫若父。予於朱公尤信。

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范雎曰。我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此必悔之。於是范雎下車。走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范雎遂與王稽入咸陽。

穰侯一魏齊也。范雎方脫虎口，又履虎尾，非其智能料事，恐不免矣。茅鹿門謂穰侯禍胎從此。范雎乘間亦從此。蓋穰侯已在雖範圍中矣。

晉王右軍少時，大將軍王敦甚愛之，恆置帳中眠。敦嘗先出，右軍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敦忘右軍在帳中，便及逆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頭面被褥，詐作熟眠狀。敦論事過半，方臆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

羲之爲人，清真瀟灑，晚年見晉室卑弱，時事難挽，乃極東方山水以自娛，遂泛舟滄海，不可復強。以仕終於會稽內史。蓋以君子而涉末流，舉世瞶瞶，不得已而爲明哲保身之計也。觀其髻稚之年，具此急智，則異日之能冥冥高蹈，早可略見一斑矣。（一作王允之事）

宋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一日陳同甫來訪，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之，大驚異，卽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尙落落貧甚，乃訪幼安於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

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言。因酒誤發。若醒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爲假十萬緡。幼安如數與焉。

兩賢相阨。傾軋易生。當其促膝談心。何難變起倉猝。稼軒忌刻性成。幸同甫預察其隱。而得以自免耳。雖然同甫固幼安之所畏也。聞其逸而大驚。假之緡而卽應。蓋平日之經濟才略。爲所見重者有素矣。同甫洵人傑哉。惜乎晚而一遇。而天復奪其年也。

漢末袁尙。袁熙奔遼東。尙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曹操破烏丸。或說操遂征之。尙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卽斬尙熙。傳其首。諸將問其故。操曰。彼素畏尙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

冀州雖平。遺孽尙在。操豈能須臾忘者。而故置之。蓋逆知公孫袁氏之必不相容矣。急則併力。緩則相圖。觀操之言。誠狡矣哉。

魏鄧艾與郭淮合兵以拒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必自東襲取洮城矣。艾卽夜潛軍，徑到洮城。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破。

伯約其計得兵家搗虛之法而已爲艾所覺矣。艾之智慮每先維一着。此蜀漢之終亡於艾者也。

吳呂蒙旣誘麋芳投降，未入城，召諸將高會作樂。虞翻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鑰乎？蒙從之。翻曰：未也。設城中有伏，吾與將軍休矣。復將芳入城，而翻代芳，敎曰：芳得間歸，願共死守，有能破吳軍者，吾當低首拜之。於是謀伏兵者皆前，翻盡按誅之。蒙乃入。

禍莫慘於殺已降。然人心反覆，正未可信。虞翻以計殺之，而謀伏者一時授首，具有禁變之才。

侯景叛魏歸梁，封河南王。魏相高澄忽遣使議和，時舉朝皆請從之。傅岐爲如新令，適在朝，獨曰：高澄方新獨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以疑侯景。使景意不知安，則必圖禍亂。若許之，正墮其計耳。帝惑朱異言，竟許和。景聞未信，乃僞作鄴

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答書有貞陽且至侯景夕返語景遂反。

梁之受侯景已爲豪虎於室至高氏無故請和設間之謀顯然何八十老公閱事已多乃貪迷而不悟也傳岐有先幾之哲矣。

後魏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奸人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遂散走。

宋宗澤以計却金人念敵衆十倍我一戰而退勢必復來使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果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

軍家最費用變而尤貴能禦變勝負之機間不容髮少縱卽逝耳冰城却敵徙營全軍皆能料敵如神先事爲備兩公可謂智囊矣。

唐姚崇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張銜之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我隙甚深然其人素好奢侈尤嗜服玩吾歿後來弔汝具陳我平生服玩羅列帳前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之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先礮石以待旣

獲其文。卽時鐫刻。張見事每遲。數日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卽引視鑄石。仍告以已上聞。崇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諸子悉如崇戒。張爲文。敍致賅詳。時謂極筆。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並告以奏御。使者還報。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當開元時。姚相假足疾。奏張罪狀數百言。上怒。下御史按其事。賴門下生營救。事得寢。兩人由是有隙。曲不盡在張也。迨姚死。而猶不能忘情於諸子。張則隘矣。崇能逆料身後。歷歷如所言。張雖饒智。數已入其範圍而不覺。其才誠難及哉。

張說有才辨。能斷大義。唐景雲初。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營。奈何。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奸膽破。蜚語塞矣。帝如其言。議遂息。

當時太平公主離間兩宮。說多智數。故能一語道破。以樹翊戴之功。是其識力過人處。

唐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路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輿。相與齧臂爲



盟更控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出入郃國大長公主第。郃國大長公主肅宗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德宗太子妃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郃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郃國乃太子蕭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

以曖昧之事。中傷夙嫌之人。挾私怨而傾國本。延賞罪不容誅矣。鄴侯明指其人。而直窮其致釁之由。使姦宄無所遁情。而儲位不致動搖。其有功於社稷者。豈淺鮮哉。

宋治平中。韓魏公爲相。夏使來。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旣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事耶。乃爲徐料其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辨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

館伴職司應對一時辨論每繫邊事安危倘言非前定倉猝舛錯豈不有損國體反不如無言之爲愈也樞府所見亦不爲無識然如魏公先事預籌而十中其八尤足以震懾么膺此固其料事之明不可及亦由其平日公忠謀國深思遠慮籌之者已熟也有國僑之遺風矣

宋王安石罷相以呂惠卿參知政事富鄭公有憂色邵康節曰豈以惠卿凶暴過安石耶曰然康節曰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相合今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

大凡勢利之交未有能終者蓋當其交之始合非本意氣相孚直以勢利所在希其末光以爲進取之階耳迨至地位既逼而相軋之形成爲勢利而忘義不奪不壓故變后羿之弓要合慶之賞者狄慶袁榮門生古今來比比是也况惠卿爲險險之尤與安石氣類原殊者乎始則附安石以梯榮繼則傾安石以自固事所固然無足怪者且安石雖退主眷未衰惠卿處心積慮意有專屬奚暇他及哉康節窮理盡變燭物如神詎能逃其洞鑑

宋韓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於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

不得爲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是也。吾嘗聞前輩云。夜行且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魏公當刺客夜入寢室之時。坦然應之。堅臥不起。卒之賊不敢動。此是應變之智。今觀其戒儀公數語。又見其慮變之識。蓋惟其平日之計慮者熟。斯臨時猝應不動聲色。而挫賊人之鋒也。合兩事觀之。乃知魏公識量。真不可及。

宋建炎初。駕幸錢塘。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鎮。時湯東野爲守將。聞有赦令。將至。心疑之。白張公。公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苗劉僞詔也。度不可宣。而事已彰灼。卒徒急於望賜。懼有變。復謀之。張公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屏僞詔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詔書。寘輿中。迎登譙門。張而讀之。卽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

苗傅劉正彥迫脅乘輿。矯制內禪。異常之大變也。而爾時逆跡未彰。詔書驟到。卒徒希賞情切。倘竟屏而不宣。容有變生意外者。陰取舊詔。對衆宣讀。先行慶賜。以厭軍士之心。乃得定計。而徐爲之圖。

此處煞有作用。

明胡梅林以總制開府於浙。有幕客謂胡公曰。某受公惠。久無可報稱。今嚴相國勢且敗。敗則蔓延及其黨。公必不免。今爲公計。當以厚幣伴函。薦某於彼。爲記室。彼必重用某。某暇時。凡公有片紙隻字。必爲公匿而焚之。嚴雖敗。公無患矣。胡公然之。如其計。行及嚴敗。胡果無累云。

人。權貴之家。昔人比之冰山。未有不至傾覆者。宗憲之交於分宜。以濟國也。客之先見及此。大是有心。

# 新智囊卷之十八

元和宋宗元著

## 處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嫌疑之於人甚矣哉。周公有流言之避。孔子有微服之行。彼聖且然。矧伊下此。夫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顧所以先事而預遠之者。則固有道矣。今裒其可述而識者。斯亦前事之師也。

秦伐楚。使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之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地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過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地。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軍。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擊空國之兵。而制之閩外。震主之嫌。人臣之大患也。翦之乞貸者。正以安始皇之心耳。藉令信越之倫。早知此意。解兵柄而多請田宅。何至菹醢之及哉。

漢高專任蕭何關中事。與項羽相拒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王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漢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非以寵君也。以今者淮陰新反。有疑君心。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之。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取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尙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賞貸以自污。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還百姓遮道訴相國。上大悅。

宋王元城曰。本朝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驥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除。日飲醇酒。弄婦人。顏真卿當安祿山芽蘖之時。日與賓客。泛舟飲酒。裴度當宦官熏灼之日。退居綠野。把酒賦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類如此。皆所以絕其疑也。

鄧侯爲漢祖起兵始事之人。腹心依倚。備歷艱險。且又寄以居守之任。並未出而將兵。似無嫌可忌矣。然猶必遣子弟買田宅。多方區畫。計以自全。甚矣功高者勢危。任重者身殆。君臣之際。若此其難也。明之李善長其蹤跡略與何似。而竟不能保全其身。卒死於胡惟庸之黨。雖網固少密焉。亦無如鮑生其人者。早以利害告之也。爲勸舊者。可以知所處矣。

陳平間行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爲亡將。腰中當有金寶。數目之。平恐因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慢藏誨盜。大易所戒。然有一無所藏。而誤以致寇者。嫌疑之際。不可不慎也。平之解衣槃礴。可謂善於禦患者矣。昔人有出行。懷兩大桃。以備熱渴。盜窮之。疑其金也。從而尾其後。其人會意。取桃啖之。而始解語。出野史。頗與平事相類。因附載之。

魏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嗣。曹丕患之。以車載廢籬。納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籬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不疑。

車載吳質。可謂密矣。而楊修能知之。修知之以白操。可謂險矣。而質仍試爲之。以釋操之疑。曹氏君臣父子間。如鬼如蜮。無非以機械相處。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邴根矩獨不往。曹公微使人問之。邴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

邴原高士。有遺世特立之致。非華歆吳質輩可比。其託跡於孟德者。不得已也。詎肯復爲其子羽翼乎。此因其問而遜詞以答之耳。然君老不奉世子一語。不特堪爲處嫌者明訓。當日丕植傾軋情形。已隱隱言外。實足令曹瞞心怵。

晉王緒素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何所道。緒云。故是常談。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情。好日疏。讒言用息。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古之所深惡也。然進讒之人。必其平日所深信之人。疑心一起。讒何由入。巧哉。東亭之爲此謀也。

唐主畏宋祖威名。用間於周主。遣使遺宋祖書。饋以白金二千。宋祖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

宋太祖天錫智勇。不暹財賄。詎以白金動其心者。輸之內府。而世宗之信任益專。是唐之間太祖者。適以贊太祖也。迨受禪後。復以黃金遺趙普。南唐伎倆。蓋止於此矣。豈若宋祖之以圖像間林仁肇者。有鬼神不測之機哉。

周遣閣門使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後奉世宗命。始拜受。盡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人臣無境外之交。却而不受。使臣之常節也。受之以獻於世宗。拜賜而散之親識。其規模更以遠矣。厥後爲太祖佐命。削平僭逆。推宋初功臣之冠。良有以夫。晉高令哀毅爲政貪濁。饋遺朝貴。以營薦舉。嘗遺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受之。命截諸梁。後毅事露。案驗。衆官吏至巨源。於梁上得絲。

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此與曹王同一受而不受之意。然却不可爲訓。夫墨吏之賄。非外藩饋遺可比。受與不受。毋庸再計。豈得復以權宜中立之說處之。且使袁毅倖而竟不敗露。蔣終受之已乎。世傳山公爲吏部選舉。號爲公正。如此墨吏。謂宜亟按劾矣。顧猶以優容爲長厚耶。豈當其時。山公猶未知選舉耶。蓋晉世風氣頹靡。中朝士夫。不以蕩檢踰閑爲非。故雖以巨源之賢。於此且不欲爲異。其他更可知矣。因附識於此。至曹以武臣奉使。於饋遺之物。處置盡善如此。詎不加入一等歟。

唐郭令公每見客。姬侍滿前。及聞盧杞至。悉屏去。諸子不解。公曰。杞貌醜。婦女見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屬無類矣。

盧杞面藍心險。舉朝率少戒意。令公却一眼看破。思患預防。令公見幾之蚤。知人之哲。於此俱可想見。後儒有議公之不能去杞。比於管仲之不能去易牙。豎刁。開方者。不知子儀非仲比也。公於肅代之際。爲輔國朝。恩元載輩所譖。唐主以其功名過盛。漸加猜疑。削其兵柄。直至吐番犯闕。勢在危迫。而始以空銜出帥。非其善於自處。亦且如李臨淮之不能全始全終矣。尙得操進退朝士之權耶。

宋侍制唐肅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弭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締交在前。故者無失其爲。故何容遽爾割席。迨至已據要地。則離合疏密之間。不得不早自爲計矣。  
易曰。渙其羣。元吉。唐侍制頗得此義。

宋韓世忠既罷。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以自樂。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甚喜。賜御札。號其莊曰旌忠。

此亦祖蕭何之智。以自全者。况功成者退。物理本應如是。彼有久踞要地。而唯恐失之者。往往與甌爲鄰。卒至求一日之無事。而不可得。夸者死權。直與貪夫殉財等。易戒亢龍。有以哉。

明祖既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徐達。達謝不敢。繼而觴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已而達醒。驚拜牀下。帝聞之而喜。

明祖之以舊禁賜。當非漫然者。雖謝不敢。疑未釋也。醉以試之。醒而驚拜牀下。帝心庶然釋矣。此惟中山敬慎謙恭。所以終保其功名也。然猶不免賜膳之禍。帝亦少恩哉。

漢吳祐。字季英。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大人踰越五嶺地。多珍奇。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以馬伏波之功績。且素爲世祖親信。而猶不免於蓋莛之謗。嫌疑之際。誠不可不慎也。慮及載之兼。兩視胡威之間。絹荊州者。其處心爲更密矣。允稱是父是子。

三國吳孟宗。卽孟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後仕爲軍吏。久之除鹽州司馬。躬自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魚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仁泣受命。卒著名。

身爲魚官。而遺其母以魚鮓。亦是常情。况躬自結網捕之者。然瓜田李下之嫌。豈在多乎。孟母可謂善於處嫌者矣。一作陶士行事。

明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鞞佯醉。脫鞞露金。闈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闈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相試。衆乃服。

禁地嚴密。懷金難免涉嫌。然賜出上方。何妨受之。坦如蓋。以太祖素性猜忌。不得不有此曲折耳。觀安知非相試一語。可見其情。

明御史袁凱以忤旨引瘋疾歸。太祖使人覘之。見凱方匍匐往籬下食豬犬屎。還報乃免。蓋凱逆知有此。使家人以炒麪和沙糖。從竹筒中出之。潛布籬下耳。明祖性多猜忌。又果誅戮。尊信如宋潛溪。既予告歸。而密使人伺之。知其無疾。遂置其孫慎以法。潛溪亦加遠謫以死。况袁本以忤旨去者耶。使得其實。首領不保矣。逆知必有是使。而謫以自全。凱亦智矣哉。

凱之詭譎亦大甚矣。然原其心。不過欲暴君之釋然於我。不致於引疾去後。或有意外之虞也。跡雖似詐。要與欺誑者迥別。否則身家性命。不克自保。不且貽成祖以務爲己甚之名哉。

明宸濠甚慕唐六如。厚幣聘之。既至待之甚厚。處以別館。居半年。見所爲多不法。知其必叛。遂佯狂。宸濠遣人饋物。則佻形箕踞譏呵。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得不及於難。

從來強藩蓄異志。每先收人望。以自引重。士人一旦失身。卽後悔莫贖。如揚雄之於新莽。蔡邕之於董卓。皆坐不能見。幾早自韜晦。以致卒罹其禍。因依之際。決斷爲難。卽才品如李青蓮。猶不免永王璘之禍。六如逆知其必叛。而佯狂以自全。洒然如游鯨之脫銜鈎。飛鳥之出樊籠。唐生果狂由此言。

之夫乃狂其名而狷其行者乎。

明蘭陽邱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有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識其狀盜也。佯落簪舟底。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俾家童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邱公也。

明休寧邵大維。索逋江右。附孤舟。雨夜泊鄱湖僻處。四無人烟。舟子貌甚不良。邵懼。佯以失物呼舟子秉燭。盡檢箱篋。知其無物。遂得無恙。

此皆祖險平之解衣佐刺。而用以自脫。亦一時智士也。或謂設當此而行篋中有物。則奈何。曰。孤舟遠行。而攜重貲。此愚者之行。直齋盜糧。而貽自伊戚也。智者遠慮。計不出此。至是而籌之晚矣。倘果事會適然。則或制人於先發。或脫身以遠害。此又在臨機之出奇應變矣。

宗元竊夫隆盛之世。上則明良一德。下則誠信交孚。猜嫌疑忌之風。未之嘗聞也。泊乎世風降。而人情漓。變詐日多。猜疑日甚。漢高以豁達大度之主。猶不能無疑於鄼侯。則七國時險詐之習。有以中之耳。鮑生召平諸論。凡所以善爲鄼侯地者。適所以善爲漢高地也。不然。如買田宅賤買貨。相國爲

天子撫循百姓。顧奪百姓以爲自全之計。豈聖世明主之所能姑容者。其爲計不亦疏且拙乎。唯一以猜嫌來。則一以詐僞往。正其所遇之時。所處之地。有不出於此而不可者。而要非古昔隆盛之世之所有也。迨夫吳質王衍輩。當世態愈變。機械愈深。誠信之道全失。而規以自處。遂至變幻百出。莫可究詰。譬之歷太行而踰孟門。猶得如康衢廣術。揚鸞和鈴哉。聊錄數則。以俟明哲者之權度。而取裁。非謂君子遭逢明盛。其處已待人。固宜出於此也。因附論云。

新智囊 卷之十八 處嫌





# 新智囊卷之十九

元和宋宗元著

## 釋紛

揚湯不可止沸。抱薪不可救火。事變乘於倉猝。而方寸先亂。猶治絲而棼。益之紛耳。人擾我靜。人忙我閒。坐鎮如泰山。應變如流水。則天下復何事不辦哉。

漢高帝已封功臣一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以問留侯。對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窘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乃封齒爲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

安反側於倉猝之際。惟有先其最甚者一著。子房於此。所謂逆而導之以順也。其佐漢高。功在社稷。

豈直運籌決勝已耶。

按古史晉文公過曹里。曷須盜其資而亡公。餒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曷須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曷須爲賊大矣。君誠使驂乘遊鳧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曷須不誅。吾何懼也。留侯之策。與此暗合。豈亦有所本耶。

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曹操平鄴後。得朝士與袁紹通問書一篋。盡焚之。曰。紹強盛之時。孤猶懼不免。况他人乎。亦同此意。又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潯陽。蕭道成擊斬之。而衆賊不知。尙破臺軍而進。宮中傳言。休範已在新亭。士庶惶恐。詣壘投名者以千數。比至乃道成也。道成隨得輒燒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已戮。死尸在南岡下。我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是特遞祖光武故智。可見成大業之人。未有不以安反側爲先務者。

楚王元佐。宋太宗長子也。因伸救廷美不獲。遂感心疾。習爲殘忍。帝怒欲廢之。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卿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爲不法。他日必

爲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亦有甲兵。恐因而召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從。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廢太子一黃門力耳。太宗從其策。搜得淫刑之器。有剗肉挑筋摘舌等物。還以示之。東宮服罪。遂廢。

儲位廢立。關係宗社大計。元佐英賢。則有逝梁發筭之虞。元佐不賢。又有食蟪探殼之慮。如此處置。庶幾無枉無縱。

明周襄敏公。名金字子庚武進人撫宣府。總督馮侍郎以苛刻失衆心。會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遂憤轟然而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吾在也。勿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佯罵曰。是若輩剗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乃總制者罔利不恤我衆耳。公從容爲陳利害。衆罵曰。公生我。始解散去。

急則生變。惟先平其氣。乃能徐解其紛。解此可化大事爲小事。

漢宣帝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歲。召見形貌短小。不副所聞。上心輕之。問息盜何策。遂對曰。海濱遼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改容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遂曰。臣聞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諸吏。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

民之爲盜。由於飢寒之切身。武健之吏。嚴爲之禁。而峻爲之防。訟獄日繁。而民不聊生。益致盜賊滋起。而不可究詰。猶治絲而棼之也。觀遂奏對數言。藹然具惻隱慈祥至意。下車之始。卽更脫略禁防。變兵弩爲鉏鉤。歸田者日益衆。而民食自裕。弄兵者攜其黨。而萑苻自息。此弭盜之大原。而牧民之實效也。後世稱治理者。推龔黃爲第一。信然哉。

明天順中。法司奏石亨等既誅。其黨冒奪門功。陞官者數千人。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恐驚動人心。賢曰。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安。於是冒功者四千餘人。盡首改正。

渠魁既得。脅從罔治。古之善經者。漢王允不赦西涼之衆。而李郭之難作。可爲前鑒。奪門冒功。至四千餘人之多。必欲以法繩之。人心一搖。恐亂靡有定。許以自首之條。卽予以自新之路。而衆志自此安帖矣。天順復辟後。李賢多所匡正。卽此可覘其翊贊大略。

明嘉靖間。東南倭亂。蘇城戒嚴。忽傳寇從西來。已過濟墅。太守率衆登城。急令閉門。鄉民避寇者萬數。騰踴門外。號呼震天。任同知環憤然曰。未見寇而先棄良民。謂牧守何。有事環請當之。乃分遣縣僚。洞開六門。納百姓。而自仗劍帥兵坐接官亭。以遏西路。鄉民畢入。良久而倭始至。所全活甚衆。吳民至今尸祝之。寇未至而棄其民。何郡守之懦也。環能身當其衝。而縱民入城。以共保。造福無量矣。其尸祝而勿替也宜哉。

宋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保伍。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

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中。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耶。抑取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妖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耳。手召之。即可致。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師鞫實。告者以誣得罪。

化有事爲無事。所全實多。好事者不縱。畏事者亦不辦。

宋杜紘知鄆州。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塲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膠膠擾擾。亂之所由生也。試觀揭幟城隅。尅期爲變。草塲晝火。真絕大異事。而杜紘處之恬然。不久而罪人斯得。是何等識力。然則居官者。何樂爲此膠擾乎。

唐開元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訛言繁興。姦人從中取事。最是古今通患。出宮人以息浮言。可謂善於止訛者。前明天啓中。吳中訛言。中官來采繡女。民間若狂。一時嫁娶殆盡。此皆惡少無妻者。造爲不根之談。以惑衆而自便其私。當時有司無識。不知禁緝。男女之失所者多矣。有守土之責者。遇此等事。可置若罔聞乎。

宋蘇頌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賴頌不動而止。

伴送與國使臣。而驛舍失火。正屬嫌疑之際。微蘇頌之坐鎮不出。以候撲滅。萬一救火。州兵倖功。召亂。邊隙自此開矣。此亦曲突徙薪遺意。

宋文潞公知成都。嘗於大雪會客。夜久未罷。從卒有諛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徐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爲變。明日乃究問。先拆者杖而遣之。

蘇文忠公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罪驚散。民來訴。佯投

其狀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雪夜置酒高會而不恤士卒之寒。此是潞公風雅之過。然於話語時。能順其欲。以弭其變。事定後又薄其責。而不問其黨。其識量正不可及。至蘇公之處分悍卒。具見鎮定力量。然識不定。則力必不足。漢周亞夫將兵討七國。軍中嘗夜驚。亞夫堅臥不起。頃之自定。

吳漢爲大司馬。嘗有寇夜攻漢營。軍中驚擾。漢堅臥不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之。魏張遼受曹公命。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亂動火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卽得首謀者殺之。

爲將之道。在不動心。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兩漢之周亞夫。吳漢。魏之張遼。皆能不動其心者也。惟心不動。則在亂而能整矣。論者謂非紀律素嚴。雖欲不動。不可得。吾則謂非不動其心者。其紀律要必不能嚴明。

宋薛長孺爲漢州通判。戍卒開營門放火殺入。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



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出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皆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尋捕獲，時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

言詞愷切，自足感動人心。先爲不與謀者開一生路，則首惡勢孤力絀，剿除便易。此是大作用處。非胸羅經濟者不能應之於猝，亦非長孺之治行信義素孚於衆者不能一言而解也。

宋王忠穆公醜。知益州會戍卒有夜焚營糾軍校爲亂者。醜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衆皆出。令軍校指亂卒得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

戍卒作亂與長社漢州相似。王公下令亦與張遼薛長孺相同。總之變起倉猝務須靜以制動。可知能以衆整乃是兵機要訣。

明洪武初吳履字德基蘭谿人爲南康丞。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勝恚集少年千餘人圍瓊輝家奪之歸縛瓊輝道箠之。濱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斷指出血誓與羅俱死。履念獄成當連干

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耳。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難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雖盡捕伏法。亦何益於爾。瓊輝悟。頓首唯命。履乃捕箠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流血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解。

排難解紛。昔賢所貴。以二姓忿爭。訐訟而旁及千餘人。不但多所波累。亦恐轉激他變。履能委曲開導。平情而不撓於法。兩相允服。以釋前憾。丞哉丞哉。列之循吏傳中。又何讓焉。

宋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日間未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反側之心也。

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西門。門者白之薛簡肅公。蜀人隨者以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

省却葛藤多少。此爲老練。此爲明決。

宋張忠定公詠。知益州。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

夜遁。詠差衙役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者。是時羣黨誦誦。聞自投井。故無他說。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卒殺人而縱之使逸。是失刑也。卒既擒而株連主帥。是已甚也。忠定既不失刑。亦不爲已甚。深得協恭之義。

宋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尙駿耶。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駿耳。遂不問。

世傳寇萊公出知軍州。不屑吏事。往往張飲娛賓。以高自位置。奢侈過度。爲人媒孽。幾蹈僭擬之愆。得王旦一字之詳。而君臣之際。渙然冰釋。此真善於解紛者。

萊公罷樞密。求使相於王文正公。公拒其請。準深銜之。比平章命下。入見真宗。始知出於文正之薦。準深歎媿。以爲不可及。合此事觀之。萊公始終賴文正成全。兩公俱爲宋賢相。而優劣判矣。

明成祖時。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簞。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

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

交際贈遺。原屬盛世所不廢。士奇一言而成祖意。解彼涇涇。然以廉潔自矜者。適見其褊狹而已。

明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爲徵負。公爲烹蹄設飯。使召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何債。而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醵爾子與爾妻持蠶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汝一日。夜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券。嗣是中貴家徵負。皆從寬焉。

世傳梅公倜儻不羣。著有偉績。此特其筮仕之一端。而觀其駕馭中貴。操縱在己。何等作用。卽此可以想見丰采。

中貴倘漠不少動。而弗爲破券辭徵。又奈何。君子當自反曰。我必不誠。誠則未有不動者也。

宋丁謂雖險。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語之。輒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叵耐。輒問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齏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此朝士必晉公曾有往還。或疏遠不同利害之人。然其言婉而曲中。且得奏對大體。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宋王章惠公隨。未舉進士時甚貧。遊翼城。逋人飯被執入縣。石務均之父爲縣吏。代償錢。又館給之於其家。其母尤加禮焉。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懼而竄。及文潞公爲縣。以他事捕務均。務均急往投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錠銀至縣。令葬務均之父。事因以解。

章惠不念舊惡。可謂有長者之風。至其寄銀賻葬。以爲之解紛。作用特奇。其機智亦勝人一籌。

明韓雍弱冠爲御史。出按江西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啓其封。懼以啓雍。雍請晏中官。而長爲解之。明日僞爲封職。而藏舊封於懷。俟會間。使郵卒

持以付己。佯不知而啓之。稍讀一二語。卽驚曰。此非吾所當聞。遽令吏還中官。則已潛易舊封矣。雍起謝罪。復欲與郵卒杖中官以爲誠。反爲救解。歡飲而罷。誤啓郵封。所干處分亦小耳。然中官性陰多忌。倘以情告。必生猜嫌之釁。正恐撫按與鎮守不和。地方大事。遂多掣肘矣。雍蓋深慮乎此。故不憚委曲斡旋。以解其紛也。不然。徒區區自矜其智。以爲都御史卸過。則一點吏之所優爲。曾是職司風憲者。而肯出此哉。

漢景帝時。梁孝王使之刺殺故楚相袁盎。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田叔還至霸昌廄。盡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問其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爲之者。幸臣羊勝公孫王之屬耳。梁王無恙也。梁懼因上書請來朝謝罪。太后大喜。至相泣。復如故。

按漢書梁王寵信公孫詭。羊勝。因太后求爲繼嗣。袁盎引春秋宋宣公事折之。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用詭勝陰謀。使人刺殺盎。犯上禁。干明法。罪莫可道。而上關太后事。有極難處者。田叔悉燒獄

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母子兄弟間者也。其擔當處正不可及。

宋哲宗元祐間。右司諫賈易言事。語侵宰相文彥博。范純仁。太后大怒。欲峻責之。呂公著言。易言頗直。但過詆大臣。其心非有他也。因救之。乃罷。外人爲之悚息。公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惑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厭輕言者。

官以諫爲名。則相臣亦在繩糾之列。因語侵宰相。而真諸重典。是禁其言而使之不得盡其職也。呂公一言。遂釋太后之怒。極得國體。至欲廣開言路。爲人主防微杜漸。尤見公忠大節。

宋建隆中春宴。方就次。雨大作。樂舞失色。上色沮。范質乃言曰。今歲二麥必倍收。上喜動色。命滿泛。入夜方罷。莫不沾醉。

宴方設而雨大作。誠敗人意。范以二麥倍收。析之。則上心釋然。有喜雨之歌。而無愁霖之歎矣。固其言語之妙。亦得對揚之體。

國初泰輿柳敬亭。以說平話擅名。吳梅村爲之立傳。馬進寶鎮海上。招致署中。一日侍飯。馬飯中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將候飯畢。窮治膳夫。進寶殘忍酷虐。

殺人如戲。柳憫之。乘間取鼠矢啖之。曰。是黑米也。進寶既失其矢。遂已其事。

按柳雖技士。而以排難解紛爲心。其往來鉅公之門。談言微中。有古談諧風。以是一時爭致幕下。奉禮待之。卽此一事。以觀孰謂技術中無人耶。



# 新智囊卷之二十

元和宋宗元著

## 奇譎

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如青白日。豈屑爲機變之巧哉。顧世道日漓。陰謀獲濟。晉文且竟以譎而霸。蓋所由來久矣。間觀載籍。上自賢俊。下逮奸雄。胸中饒智數。遇事具機權。洵有別才。正不得概爲抹到。

伍員奔吳。至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曰。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執我。我將言爾取之。關吏因捨焉。

國之設關吏。所以稽察非常也。亡人而爲所得。難乎免矣。悚之以害。片言而規以自脫。按此與戰國策載張丑事同。殆並善於用詭者乎。

陽虎之敗。魯人閉門捕之。圍之三匝。奔及門。門者曰。天下探之不窮。我今出子。虎因揚劍提戈而出。顧反取戈。以傷出之者。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友也。

爲子脫死。而反傷我。旣魯君聞失虎。大怒。究所出之門。不傷者被罪。而傷者獨蒙厚賞。

門者脫貨於濱死。而貨脫其罪於自脫之後。歷觀深心人。類有能見及之者。然一說破。則無奇矣。小人之智。陰譎如此。後惟曹瞞行逕與貨相近。然曹能窺竊漢祚。而貨不能容于弱魯。豈非以魯則猶秉周禮。而孟叔皆賢。故奸無所逃。漢則宦豎興戎。清流被禍。故惡易以逞歟。歐公云。爲人君者。不恃朝之無小人。而恃有君子以勝之。至言哉。

孫子同齊使之齊。客田忌所。忌素與齊諸公子逐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乃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旣馳。三輩畢。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五千金。

屈一而伸二。善於用短。正其善於用長處。厥後馬陵之戰。示怯以致敵。亦卽逐射時先以下駟故智乎。

漢北海相孔融。聞太史慈避地東海。使數人饋問其母。後融爲黃巾賊所圍。慈

適還聞之。卽從間道入圍見融。融使告急於平原相劉備。時賊圍已密。衆難其出。慈乃帶韃彎弓。將兩騎自從。各作一的持之。開門出。觀者並駭。慈徑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射之。射畢還。明日復然。如是者再。圍下人或起或臥。乃無復起者。慈遂嚴行蓐食。鞭馬直突其圍。比賊覺。則馳去數里許矣。竟從備乞兵解圍。

圍城中而植的習射。所謂急而示之以緩也。習爲常而伺其懈。突圍以出。則吾事可濟矣。慈初在行間。將略已自不凡。宜其佐孫氏以成霸業也。

漢末程昱守鄆城。兵僅七百人。曹操聞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欲以兵二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不來攻。若益以兵。則必攻。攻則必克。紹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操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兵少不足措意。或可相忘於無事。益以三千。所益無多。而反啓戎心。是速之攻也。昱之料事如此。不徒以膽勇勝者。

唐李抱真鎮潞州。車資匱闕。計無所爲。有老僧大爲郡人信服。抱真因詣之。謂

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可乎。僧曰。可。抱真曰。但請言於鞠場。焚身某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真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真亦引僧入地道。使之不疑。僧仍升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真率監軍僚屬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於其傍。由是士女駢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藉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粒。造塔貯焉。

此舉極類曹瞞作用。史稱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主者曰。何如。主者曰。可以小斛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題主者背。以狗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又操嘗言人欲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可保無他。執者信焉。不以爲懼。竟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寧我負人。抱真其襲用操之故智耶。而實則募化布施。以欺世罔利者。固亦僧之常技。卽以其道殺之。亦可藉以醒世之崇信浮屠者。

魏武帝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一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

之口皆出水。乘此得達泉源。

古之盛王解慍以蔭暘。不聞詭詞而民信也。然當衆軍道渴之時。壺漿不繼。一言而令煩鬱頓解。可謂奇想橫生。

宋丁謂既竄崖州。其家寓洛陽。嘗作家書。遣使致之洛守劉燁。祈轉付家。戒使者曰。伺燁會僚衆時呈達。燁得書。遂不敢隱。卽以聞帝。啓視。則語多自刻責。敍國厚恩。戒家人無怨望。帝感慟。遂徙雷州。

一經被黜。君門便同萬里。且慮有以舛望中傷者。寓書於家。而戒使者於郡守集僚衆時呈達。正欲使之上聞。以問多口也。謂之狡獪。直令人生畏矣。世傳秦檜用事。天下貢獻先入其門。而次及官家。王夫人嘗出入禁中。適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檜咎其失言。明日進槽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又程厚子山與秦檜善。爲中舍時。一日邀至府第內閣。一室蕭然。獨案上有一冊。寫聖人以日星爲紀賦。尾書學生墳呈。文采豔麗。程兀坐靜觀。反復成誦。惟酒食問勞沓至。及晚。檜竟不出。乃退。程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卽以此命題。此賦擅場。墳遂首選。大凡權奸巨惡。其心計必有大過人者。蓋非此不足。

以濟其惡。而亦不敢肆其奸。惟自恃其一時狙詐。而視天下爲皆可愚。因之無所忌憚。而適成千古之大愚而不悟。然使有識者。當時能覷破底裏。彼其奸尙何所售耶。故備誌之以著其惡。且令後人知詭秘者之終不能秘也。亦庶幾禱杙之意云爾。

宋時南俗尙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佯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錢。盡錢面左右。諫止。倘不如意。恐阻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一擲。百錢皆面。於是舉兵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疏密布地。而帖釘之。加以青紗籠。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酬神取錢。其後平邕州還師。如言取錢。幕府士大夫共視。乃兩面錢也。

田單之守卽墨也。佯俸神師以固衆志。而遂能復有齊國。武襄此舉。亦踵是以鼓舞軍心耳。行軍之道。奇正相生。事苟有濟。不妨間出於譎。

漢平陵孟他。盡以家財賂張讓監奴。奴慚。問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時賓客求見讓者。車嘗數百乘。累日不得通。他後至。諸奴迎拜。徑將他車獨入。衆謂他與

讓善爭以物賂他。他得以賂讓。

讓居中用事。權傾內外。一時趨炎附勢。拜在下風者。實繁有徒。他以重賂而致監奴之拜。以相煽惑。獲賂奚啻倍屨。欲取姑與。此又小人之尤者矣。

明滁陽王二之子。忌太祖威名日著。陰置毒酒中。欲害之。會其謀洩。及二子來邀。太祖卽與俱往。了無難色。二子喜其墮計。至半途遽躍起馬上。仰天若有所見。少頃勒馬卽轉。因罵二子曰。如此歹人。二子問故。太祖曰。幸上天相告。爾設毒毒我。我不往矣。二子大駭。下馬恭立。連稱豈敢。自是息謀害之意。

帝王之興。不能無自而起。明祖舉義旂。以一天下者。實肇基於滁陽。乃其子猜忌相圖。至置毒於杯杓之間。宜其繼嗣之殄滅也。始則順其請。而示以坦白之無他。繼則神其事。而託於天意之有在。雖一時詭詞。而開創之英略。於此可見。

明韓公雍。鎮兩廣。防患甚嚴。心腹二人外。絕不許登階。亦多以權術威鎮之。一日與鄉人宴於堂後。踣蹴爲戲。旣散。潛使人置石砲。有觀者。因指示曰。此公適所蹴戲也。衆吐舌。咸以公爲絕力。所張蓋內。暗藏磁石。以鐵屑塗毛髮間。每

出坐蓋下。鬚髮翕張不已。貌既魁岸。復覩茲異。驚爲神明焉。

漢之來歙。蜀之費禕。俱以坦率致害。軍中人情反側。密於周防。非怯也。慎也。韓公其譎而正者乎。

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迎薛公。欲知王所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爲夫人。

此權奸巧於窺伺之鼻祖也。按薛公以同姓相齊。上不能如周公之相成王。下不能如子產之相鄭國。乃徒以連結內寵。爲固位之謀。迨其後子田文入秦。亦以客竊狐白裘。賂寵姬。盜兵符而出關。父子之間。一以結內寵而保齊相。一以賂內寵而脫秦禍。赫赫乎居尊位。負重望。而生平智術。皆穢鄙不足道也。王荆公謂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而抑知其堂構之貽謀者。固有自來哉。使誠移此以思智慮。而用之於匡君輔政之大。則父子相繼而相。強齊何難。一海宇而沼秦楚。奚至受制於勁隣乎。故孟子言慧必曰德。此不遇術智之小焉者耳。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王使女伎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伎不覺皆仰視。日者因指所視者爲國君。



世之術士其譎智大率類此不獨相者也觀此可以醒俗。

晉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酒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復醉矣。

祝詞韻絕伊婦斗酒竟爲伶不時之需矣定推千古第一酒人。

梁譙國夫人高涼洗氏女歸羅州刺史子寶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夫人戒約宗屬參決詞訟自此政令有序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被臺召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喚君往必留質追君兵衆願且勿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瀼石夫人曰平虜與官軍相拒勢未得反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卑詞厚禮云身未敢出願遣婦請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倡言輸款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夫人擊之遷

仕遂走。夫人總兵。與陳霸先會於瀘石。後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敷州宴然。

其詭智與石勒之取王。紛略同。不謂蠻方巾幗中。具此大作用。大手段。洵爲不世奇才。按隋書。夫人子。僕於陳。永定二年。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夫人發兵拒境。紇衆潰散。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隋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命陳後主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向化。夫人慟哭。遣其孫瑰帥衆迎洸。嶺南遂定。拜其孫盎爲高州刺史。暄羅州刺史。追贈寶譙國公。冊夫人爲譙國夫人。開幕府。置官屬。給印章。聽便宜從事。番州總督趙訥貪虐。諸獠多有叛亡者。夫人上封事論之。竟致於法。沒其貲。敕委夫人招納叛亡。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所至皆降。余嘉夫人之奇謀偉略。因撮其全傳。而備著於篇。

唐憲宗時。羯戎亂。詔下南梁。選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止。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詔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毯場中設樂。三軍並起。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臨階。

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勁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闔戶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復叛。

單騎赴鎮。已見膽略。其智慮深沈處。猶在刀仗出入。一切置之不問。使反側之輩。狃於故常。而不爲慮。所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一旦用計。拽去。便不費力。而羣醜無遺類矣。氣象從容。不朱儒生本色。此爲名將風流。

宋議曹華信家富。議立海防塘。始開幕。有致土石一斛。卽與錢一斗。旬日間。來者如雲。塘未成。而謬云不復取土。於是載土者。皆棄置而去。塘成。遏絕湖魚。一境蒙利。縣本名泉亭。於是改爲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

非大昂其值。則無以致招徠之衆。非悠謬其詞。則難以裁已定之價。費不奢而事易集。遂成奔世之利。此君詭智勝人遠矣。

宋种世衡。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翦髮如手縛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縛。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

者曰。汝曹先爲我致廟梁。然後觀手縛。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僧初結菴時。因山伐木。但恐山高運瓦之難。積木山下。誑欲作法。飛瓦砌屋。不用工師。卜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僞爲傭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爲搬運。頃刻都盡。僧笑曰。吾飛瓦只如是耳。

此可偶爲之耳。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今以詐使之。設事更有大於此者。招之不來。奈何。周幽舉燧。可爲前鑒。至山高以運瓦爲艱。用智相賺。其譎正復相類。僧家動言藉力十方。抑又無足深論矣。

宋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有令從者。以書筒盛門狀。徧散於人家。貢父知之。乃呼住所遣人。坐於別室。犒以酒炙。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有一面之舊者。盡易貢父門狀。其人旣飲食。再三致謝。遍走陌巷。實爲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反不得達。

此小慧耳。當是貢父。故爲是狡獪。博同人之一笑。若概施於僚友間。心術不可問矣。吾恐人將不食其餘。

明伊庶人爲王時。以殘暴歷見糾於臺使者。迫則行十萬餘金於嚴嵩。得少緩。及嵩敗家居。則遣軍卒十輩。造嵩家脅償金。嵩置酒款之。乃好語曰。所惠金十萬。實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而去。急聞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軍卒。下獄論死。

世傳分宜心計絕人。故能固結主知。排沮同列。此特暮年失勢。出其囊底智耳。而詭譎可畏如此。

明有御史怒其縣令。縣令密使嬖兒侍御史。御史暱之。遂乘間竊其篆去。御史心疑縣令。而不敢發。因稱疾不視事。聞某教諭有奇才。因其間疾。召至牀頭。訴之。教諭教御史夜半於廚中發火。火光燭天。郡縣俱赴救。御史持篆篋授令。及火滅。令上篆篋。則篆在矣。

嬖兒竊篆。何異如姬之盜符。設一露風聞。兩敗之道也。設法以鉤取之。使相喻於不言之表。此教諭洵屬奇才。

吳中俞羨章。刻唐類函將成。先出訟牒。謬言新印書若干。載往某處。被盜劫去。

乞官爲捕之。因出賞格募盜書賊。繇是類函盛行。無敢翻板者。

南中市僧惡習。一書方成。往往卽有翻板。紙張旣劣。魯魚亥豕。猶多舛誤。得此以治之。雖有市心。實爲快事。

明時濠州定遠縣一弓手。善用矛。有一偷亦精此技。每欲與決生死。一日弓手因事至村。值偷適在市飲。勢不可避。遂曳矛而鬪。觀者如堵。久之各未能進。弓手忽謂偷曰。尉至矣。我與爾皆健者。汝敢與我尉前決生死乎。偷曰諾。弓手應聲刺之而斃。蓋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強寇。鬪方接刃。寇先含水滿口。忽噴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搥胸。後有一壯士復與寇遇。已先知噴水之事。寇復用之。反爲所刺。

力均則鬪智。乘其懈而擊之。方可制勝。用矛一人敵也。推之萬人敵。當亦復然。

金陵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疾。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三。賣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人

曰我無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積矣。少年曰。我更無他。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幻術說破。不直一哂。僞妄日出。似此者多。如庸俗之不察何。

明淮安鹽場土豪某。有別業三楹。階前掘一深池。中積水。外繚以垣。凡負債者。縛置池中。名曰水牢。後有一人自水牢中得脫。首於官。官初蒞任。批准往勘。一胥素與豪厚。奔告豪。豪謂胥能緩數日。吾事濟矣。胥曰。可。於是立召坊者。繪者。髹者。鬻者。裝潢者。各厚其值。煥然一新。上懸名人畫。柱皆有聯堂。中雜置几案。交牀。池蓄金魚。凡器玩盆花。畢備。外扃以鑰。官來勘。豪力辯。並無水牢。受害者引官往。豪若爲不得已狀。始啓戶。訴云。某慮彼他往。則債不復償。因拉入書室。坐數日耳。非水牢也。官入室。所見殊精雅。水中金魚。悠然自得。乃大怒首者云。汝負彼債。反誣以罪。吾署中荒蕪湫隘。苟得日坐此處。其樂實甚。汝反以爲囹圄乎。遂直土豪而責首者。

不旬日間。而陷阱之地。忽爲安樂之窩。土豪之計亦譎矣。縣令受其蒙蔽而不及察。此治民者之貴。

新智囊 卷之二十 奇譎

一六

乎兼聽博詢也。

宗元竊按夫事變所適。知經而不知權。此千古之大患也。誠觀完廩浚井。要盟微服。大聖舉事。各有出人意外者。士君子貴能取濟於一時。奇而不詬於正。不誠愈於子莫之忠。尾生之信哉。至若奸雄之狙詐。而肆之狡獪。豺狼鬼蜮。固非君子之所樂聞。然彼之所以肆行無忌者。特以惑人於不覺耳。苟能先事而覺之。有束手而已矣。大禹鑄鼎以象神奸。使民入山林者不逢不若。魑魅罔兩。昌黎不畏鬼。以鬼以其不可得而見也。使鬼而可見。人亦不畏之矣。自世俗漓而詐僞甚。固可不知其變態乎。故備列之。非必可奉爲前型。亦聊取爲借鑑云爾。







A541 212 0008 92108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再版

少年模範  
新智囊

編纂者 宋宗元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

每冊售價十元

